蘇平仲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平仲集

(一)

蘇伯衡撰

本館據金華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蘇平仲集

蘇平仲集序

宋眉山蘇氏以文章世其家老泉父子鼎足而三稱極盛矣後數世而平仲先生與焉先生爲潁濱之裔自其考徽猷閣待制知婺州遂家金華生先生復以文鳴不墜宗風先生文清雄俊快不拘繩尺自合古法集中惟詩最少而各體俱工七古尤雅與長公相近宜當時劉誠意宋學士皆交口推之不遺餘力也且先生當洪武初由學正擢官翰林引疾遽退洎乎用薦起爲承旨學士儒生之遇莫榮於此乃仍固辭弗就則又不惟文詞之懿克紹前徽其廑視軒冕之意抑豈不高步一代也哉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欽慕先生訪求遺集有年矣同治癸酉北上過皖孫琴西方伯方陳臬事假得鈔本忻慰無量亟命梓氏鋟木以傳庶使海內承學之士咸知鹽眉山三蘇而起者更有先生其人也光緒元年冬十二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太史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濂謂去病眞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襲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獲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未之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繡繪以爲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淩厲以震蕩人之耳目。辟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郜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辭。精博而不龐澀。敷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由國子學錄爲學正。上親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贍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卽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楮幣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

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九世矣。洪武十三年冬十月。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序。

蘇平仲文藁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寓。文之盛衰。實關時之否泰。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國之興廢。豈苟然雜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於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辭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非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之刪定乎。漢興。鑒衰周之敝於華而反之於樸也。故豐沛之歌。雄偉而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之制誥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杜。是以賈疏董策、韋傅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已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攄之也。故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爲最久。有自來矣。武帝英雄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啟其夜郎、邛、徠通天、桂館、泰山、梁父之役。與秦始皇帝所爲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斯乎。相如既沒。人猶尚之。故楊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樸厚之根未嘗拔也。故趙充國、將也。而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之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夫二人者。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者乎。於戲。此西漢之文。所以爲盛。國祚絕而復續。譬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爲稱首。不亦悲乎。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雄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之舊。下逮魏晉。降及於隋。惟日趨於綺

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政化所鑒。亦不能薄四海。後之觀國風者。盡於是焉求之乎。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幾及漢者唐也。故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然後氣復昌而理有所駕。詩文皆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周、程、張、歐、蘇、曾之徒出焉。於是乎文追漢唐。而高者上窺三代。豈不以理勝而氣充乎。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過百年。而劉、許、姚、閻、吳、虞、范、揭、歐、黃之儔。詩文皆可垂後。則由其土宇之最廣也。大明撫運。土宇之大。上軼漢唐。下與元同。而廣於宋。雖混一未久。而高文宏辭已有若翰林諸公。余故人子蘇平仲其一人也。平仲於文定公爲九世孫。文定公長子諱遲。以徽猷閣待制工部侍郎守婺。遂家於婺。故平仲今爲金華人。起前鄉貢進士。選爲國子學錄。卽陞學正。上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一時號稱得人。見於著作者。語粹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也。余與之同朝。每得而讀之。未嘗不爲之擊節焉。聖天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爲朝廷出者。金華之君子居多。典册之施。文檄之行。故實之講。燁然足以華國。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顒顒卬卬者。則莫能或過於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徵我朝文章言語之工。有以鳴國家之盛。而追配漢唐諸作者。其必於平仲有取也夫。平仲文藁留余所良久。今得告省親金華。於其行也。特舉古人之大概。序而歸之。以致期望之意云。洪武四年春正月十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括蒼劉基序。

蘇平仲文集目錄

卷一

雜著

周書補亡三首

師儉訓

蒼玉軒釋

寓軒解

金子權字解

聽竹軒對

名亭辯

志殺虎

太素原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畏愼訓

默存齋釋

中谷解

橘亭對

艤航辯

望雲亭志

廣原芝

沖靜篇

卷二

雜著

分野論
蘭雪軒銘 并序
桂衡孟平字箴
表文
代翰林院勸進表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代秦王府官謝表
謚册文
懿祖謚册文
制誥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潘興祖授飛熊衞指揮使誥
頌贊
節婦黃氏旌門頌 并序
夢芝軒贊 并序
問刑
全有堂箴
國子學賀登極表
中書省賀平杭湖秀越表
懿祖妣謚册文 並代陶學士作
梅思禮授大都督府副使制
王弼授驍騎衞同知指揮誥
何遜山先生贊 并序
宗忠簡公畫像贊

殿撰王公畫像贊 并序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鄭氏三老圖贊 并序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卷三
說
養素齋說
默齋說
常吉孟迪字說
戴生名字說
樓彥珩字說
傳
繆美傳
蕭壽傳
虞文靖公眞贊 并序
譚君小像贊
愼脩齋說
存齋說
范氏二子字說
譚氏三子名字說
染說
武德傳
范幹小傳

胡家祐傳
王銘傳
卷四
傳
譚濟傳
黃夢庚夢裴傳
黃母劉傳
天刑生傳
序
林氏族譜序
黃氏家範序
古詩選唐序
偏旁辯證序
范氏文官花詩序
三壽圖序
金貞婦高傳
謝成傳
張正傳
張毅傳
陳節婦傳
梁道士傳
譚氏家譜序
吳氏孝義集序
重校漢隸字源序
心學圖說後序
蔡氏重修族譜序
陳氏文錄序

壎篪集序
卷五
序
說齋先生文粹序
申屠先生詩集序
陳子上存藁序
雁山樵唱詩集序
王子文字序
王子成傳後序
送陳季明序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送孫太初序
卷六
序
送晉王相汪君序
張潞公詩集序
潔菴集序
鄭璞集序
鄭叔文字序
宗元常字序
送歐陽公輔序
送陳伯柔序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送孔成大序

送梅知州序
送樓生赴國學序
贈高士敏序
贈玄默子序
贈岳德清序
記
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太平歸元禪寺記
清泉菴記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卷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陳氏祠堂記
一心堂記
送田同知赴太原序
送徐生還國學序
贈林子山序
贈金與賢序
開元教寺興造記
重建廣福院記
重建江口斗門記
驭田記
王氏祭田記
脩睦堂記
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慤敬堂記
寶貞堂記
瞻雲軒記
懷遠亭記
厚德菴記
時思堂記
卷八
記
川上書堂記
劉氏水竹居記
安遇堂記
存古堂記
景古齋記
巽齋記
壽豈堂記
春暉堂記
師萊堂記
春暉亭記
商山舊隱記
厚本亭記
平村山書舍記
世美堂記
節義堂記
師古齋記
堅白齋記
松石齋記

靜學齋記
洗心亭記
南軒記
南華譙居圖記
卷九
記
定軒記
聽松樓記
皆山樓記
冰壺軒記
臨清軒記
遂初堂記
西枝草堂記
愛竹山房記
栖雲軒記
幽齋記
梅初亭記
清源書隱記
清風幕記
聽泉樓記
三然樓記
湘南清趣軒記
蘭芳軒記
南野堂記
韞玉山房記
竹林書舍記
耆山菴記

卷十
題跋
跋陳彥弼誥
跋王魯公除少保誥
題鄭宣撫墓誌銘
跋譚侍郎傳
書賢良王公遺書後
跋先文忠公墨蹟
書靈洞栖眞院題名後
跋張承旨隸古歌
書張孟兼字說後
書徐進善三命辯後
羣書百考跋尾
書德泉銘後
跋先文忠公和韋詩
跋宗忠簡公誥
跋漢上先生贈父誥
跋愚齋先生奏藁幷告
書徐文淸公家傳後
跋四英圖
書淸宴閣讌記後
跋黃侍講送鄭仲舒序
跋陳子上書
書歸嬰說後
題勤有堂卷
書讀易記後
跋保母帖
題劉養浩鐃歌鼓吹曲

書上蒲陳氏族譜後
卷十一
祝文
國學大成殿脩造祝文二首
上梁文
康都督府上梁文
碑銘記品
悟眞寺碑
天地泉銘 并序
天香室品
蒼雪軒記
送王上人遊方詩序
論議
南陽先生論議
祭文哀辭
張都督府上梁文
蘭室馨禪師石塔銘
辯證室贊 并序
清淨禪菴記
無涯偈
瀛遊集題辭
遂初先生論議

爲胡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祭許祭酒文
祭胡先生文
貞惠先生哀辭 并序
卷十二
碑誌碣
故元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包公墓誌銘
温州衞中左所千戶馬公墓碑
梅軒處士林君碣銘
黃景昭墓誌銘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故元承德郎浙東都元帥府都事鄭公墓誌銘
竹坡處士俞元瑞墓誌銘
卷十三
爲廖平章祭忠武王文
祭段知府文
夏太史哀辭 并序
金華衞指揮副使王公墓碑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銘
郭君墓誌銘
敏齋處士林君碣銘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誌表述
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逸叟處士徐君墓誌銘
許處士墓誌銘
韓君墓誌銘
謝氏西山阡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表
譚府君行述
先左司府君壙誌
卷十四
誌壙
桂府君墓誌銘
譚益之墓誌銘
孔教授妻汪夫人墓誌銘
楊子瑜墓誌銘
故元朝請大夫僉太醫院事包公墓誌銘
宋君墓誌銘
魯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吳府君墓表
陳子上墓表
先郡君墓板文
趙州判官張君墓誌銘
庸齋吳君墓誌銘
夫人周氏墓誌銘
見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林縣丞母吳夫人墓銘
熊知州妻王夫人壙誌
節婦鄭夫人壙誌
東谷先生趙君墓銘
郭府君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希言甫墓誌銘
卷十五
詩賦辭
義門詩 并序
雲林辭 并序
古今詩
周伯寧春晴江岫圖
送余待制出守隴州
玄潭古劍歌
郭熙關山雪霽圖
周君墓誌銘
柳君妻潘氏壙誌
亡弟思誠壙誌
玄逸子碣銘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鉤勒竹賦
送蔡思賢參政使蜀
送宋起居還金華
送曹叔温赴淮安幙
題張會稽扇

題耕隱卷
送李丞赴堂邑
送饒彥才還盱江三首
長江送別圖錢朱仲雅赴山西省幕
陪諸公郊行
送王希暘使交趾
贈徐季子
方壺雲山爛漫圖同胡士恭題
明日入見於奉天門有國史編摩之命口號
越三日丞相以辭職歸養聞欽蒙俞允志喜
寄吳文明憲副
連雨雜書二首
東齋夕書
雪夜聯句
送金主簿赴吳江任五首
流觴圖同龍子高作
送陳思可赴進賢任
中丞劉先生閣前山茶一枝並蒂因效柏梁體呈
絕句
卽日
朱澤民畫
庚戌七月九日晡時欽奉御筆宣喚賦此
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
尋被留校讐元史
贈王檢校還北平四首
史館雜書
絕句

卷十六

別集

空同子瞽說二十八首

蘇平仲集卷一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丹樵校梓

雜著

周書補亡三首

獻禾

叔虞邦于唐。越有禾異畝同穎。乃獻于王。拜手稽首曰。天子茲惟祥。我罔敢知。茲惟不祥。我罔敢知。矧敢曰。其永孚于休。皇天上帝。亦既崇建有夏。有夏今用顛覆。亦既崇建有殷。有殷今用顛覆。嗚呼。天命難知。禾則匪難知。勤敷菑。禾乃殖。敷菑不勤。禾罔攸殖。禾殖惟人。不殖惟人。故天之降命于夏于殷。亦惟其用德。天之斷命于夏于殷。亦惟其不用德。天匪難知。不常厥德。肆不常厥命。我聞天有咎徵。厥咎無大。亦允罔或愆。乃不可不念。休徵滋至。自反雖惠。乃亦不可念。時則罔有艱。嗚呼天子。無皇曰出于祥。惟曰未有善。夙夜自敬德。無豫無怠。斯永不墜天之降休命。

歸禾

唐叔獻禾于王。王命歸之周公。乃言曰。嗚呼休茲。匪我幼沖人克臻茲。亦惟叔父周公德。惟時周公雖厥

身居東厥心罔不在我周邦寧我殷肱耳目誕濟我家于多難而我幼沖人不明弗克知天肆崇降威以震動予越茲復顯降休祥用彰公暨予不啻若一人嗚呼惟時周公天尙不庸釋予曷敢不祇若天予曷敢遏公功爾其歸周公于東哉王曰公昔丕顯成湯格于皇天猶有賴于伊尹亦越我穆祖文王受殷命暨我昭考武王迪有祿並有賴于虢叔及閎天及散宜生及泰顚及南宮括矧我幼沖人徵公教告之徵公左右之我則弗克亂我受民矧曰其能格于在上嗚呼尙既乃心以予萬年欽承天之休嗚呼無曰予沖人惟用顧于先王文武

嘉禾

周公既得命禾庸作書以誥曰伻來乃命賚予以嘉禾曰臻茲在予旦嗚呼予旦尙懼弗克恭于王以獲戾于天夙夜不自皇其皇敢行貪天之功曰厥休旦之休其惟王克嗣文武德天乃用申厥眷命休祥攸集嗚呼時則大可慶亦大可恤我思夫人未遘祥乃罔不畏既遘祥乃罔或畏惟不畏畏乃誕縱厥淫泆怠傲以速厥辜故自古小大邦罔不用降災日興罔不用降祥日亂嗚呼王尙永寅念于茲哉王尙若商王中宗之祇謹于桑穀哉王克謹惟天眷命有申王惟不謹天不惟不有申命亦作孽王亦入于畏我非敢多誥王惟心我惟殷肱心不忘殷肱克有濟鮮哉嗚呼圖惟厥終永保茲顯休命

書序有歸禾嘉禾篇目而亡其書竊意雖唐叔之獻禾當亦有書蓋俱逸矣昔白居易作湯征以補亡君子不罪也伯衡雖不敏輒敢効之作獻禾歸禾嘉禾凡三篇陶窳缶與殳丁卣父辛爵𠂤

生敦、台夫鼎比妍。其眞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伯衡志。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復書于子產曰。四鄰諸侯。以敝邑之爲盟主也。朝以脩好。幣以將誠。無時無之。寡君嘗命其寡大夫曰。我聞澗谿沼沚之毛。蘋藻濜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爲羞。今列國來朝。供奉玉帛以爲庭實。將焉用之。寡人其辭諸。寡大夫對曰。非玉帛之是利。惟禮之是供。國之大禮。惟朝與聘。凡朝聘有珪有璋。有好貨。有陪鼎。有贈賂。是之謂禮。禮之設久矣。誰敢廢之。盟主將範諸侯以禮者也。若欲無煩諸侯。而幣之不用。是廢先王之大禮也。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務行禮。是以受之而不辭也。不然。敝邑于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欲重乎。簫魚之會。執事盡其上實。重之以宗器。以悅於我。吾子所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屬辱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之邦也。今鄭之服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況我異姓之邦。其誰敢愛犧牲玉帛而不以申禮于晉。於是乎幣莫不有加焉。自是以來。幣之重也庸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爲禮。則執事之是啓。若乃幣加而寡君弗止焉。實匄之不敏。不能補察規諫以至此也。匄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不比之罪。匄以爲敝邑賴之。而重之以浚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敝邑雖褊小。公賦不必盡索。惟是欒郤肸原、狐續慶伯、國邑之賦。以供百事。庫嘗有餘實也。抑諸侯之幣幾何。而曰賴焉。其誰信之。昔我先君悼公。施舍出積。以爲民也。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于今不替。則敝邑之於民也。生之而不浚。有自來矣。民

猶弗之浚而況諸侯乎凡我同盟匹也而敢有浚心恤其匱乏通其有無無敢不力若曰浚之又誰浚哉或者君其奇匿時作庶民罷敝土地所生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從初也則懼以爲討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憚煩也乃藉句以爲口實乎夫主齊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愛幣禮以幣行亦以幣成成禮足矣豈在重乎雖君之務省穡亦敝邑之所喜也禮苟無廢幣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有貴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寡君之於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必棄信棄信必背盟背盟必怒鄰怒鄰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欲贊幣相周還也其蔑之能矣從初幣之菲禮之腆也不猶愈於不享虐執事其圖之

師儉訓

惟義門鄭君仲德既嗣總家政乃至于師儉堂登進厥家人用告之曰予弟予姪予子予孫咸聽予訓昔漢相鄧侯置田宅逖在窮鄉作室不樹垣墉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乃爾攸聞亦爾攸師嗚呼惟爾攸師豈惟鄧侯之儉哉古之人茅茨不翦土階土堲則有若唐堯乃不可不師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則有若夏禹乃不可不師嗚呼惟堯惟禹時乃聖人猶儉若茲惟予暨爾矧曰庶人奈何弗儉思夫儉若車之棁若馬之勒車以棁止馬以勒閑人而無儉情之從欲于何其制相古今邦君及卿士及百姓罔有克儉而或不吉罔有不克儉而或不凶今予與爾其無胥曰儉無益亦無胥曰不儉無愆尚胥夙夜慎哉嗚呼先祖有訓曰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每旦飭之厥

惟舊矣。今予曷又若茲汝訓。惟我鄭氏肇我家于茲。自彼有宋。我九世祖爰始誕爲義聚。越五世迺克臻大競。又五世迺底于今。今予與汝攸居攸用厥室廬暨厥什器罔匪先祖之遺。無有刻鏤。無有奇巧。斯其咸見之。不惟遺我後嗣者若茲。我聞先祖之自奉至于裳衣至于飲食。迺亦無有輕肥。惟我先祖豈曰無耳目口鼻之欲。亦惟不敢不于儉德是尙是若。是庸是迪。以制厥心。以愼厥身。以保厥家。以永厥圖。嗚呼。先祖克儉。不惟其言。于其身惟若茲。故在我後嗣賴之。式克有今日。周人有言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予其可不創于時。予其敢不訓汝惟儉之用。爾曷永念家之升降在茲。則其無滅義。無肆欲。無怙侈。無耽樂。凡厥服食器用。以至于百爲。與其過于奢寧過于儉。去厥泰。亦去其或不泰。從厥約。以從其所未約。嗚呼。爾克用予訓。爾迺克協於先祖。爾亦式克師古之人。是之謂義門之彥。周還師儉堂。尙無靦面目。惟爾後人。迺亦永有師師。厥家人皆曰。敢有不恭。再拜趨出。仲德迺屬眉山蘇伯衡書諸册。具訓于子孫。

畏愼訓

趙君彥嘉。畏愼自牧。爰作齋居。大書揭諸座右。茲豈曰用朝夕觀省。其亦將訓迪於後之人。予庸作訓曰。我聞戰戰業業。若涉春冰。若履虎尾。時曰畏。又聞洞洞屬屬。若執玉。若奉盈。時曰愼。心非畏。害制事非愼。害應。惟畏惟愼。時乃要道。肆君子不敢不率。嗚呼。惟心之動。若火之炎。若川之決。若馬之逸。君子宅心若挹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御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惟事之至。若絲之棼。若韜之蘗。若

蔓之滋君子澈事若治絲用愼爲櫛若運轅用愼爲斤肆厥事罔有弗濟相古先民有若堯有若舜有若大禹有若成湯有若文王武王有若周公孔子既克聖亦罔匪惟畏愼之行有若丹朱有若商均有若鯀有若桀有若紂有若幽厲不克聖亦罔匪不惟畏愼之行嗚呼豈惟聖狂攸在迪畏愼與不迪畏愼諸侯克保厥邦大夫克守厥家士克存厥位庶人克全厥身亦惟克畏克愼畏不畏愼不愼未有不亡厥邦喪厥家失厥位凶于厥身嗚呼凡人畏厥畏愼厥愼亦罔不能雖無攸畏亦克用畏汝曰盡愼亦克用愼茲惟鮮能哉必所其畏愼其乃無畏否則終入于畏雖愼可及嗚呼予以聞先正之格言咸告爾矣爾其夙夜畏哉愼哉爾尙無畏畏哉爾曷不畏亦畏哉爾尙無愼愼哉爾曷雖愼亦愼哉爾乃克存乃心爾乃克濟乃事爾亦則惟克由聖哉茲不啻不囟于迺身爾如有位有家有邦尙亦永保哉嗚呼曷哉曷哉

蒼玉軒釋

軒曰蒼玉者何四面竹森然玉立也竹則何以曰玉貴竹也何貴乎貴其德也其德何如君子以其冬生仁也中虛道也有筠文也特立志也理而析義也直而不屈勇也爲律爲簡爲矢爲箭爲籧爲篨爲杖爲簟爲篷爲篦無不宜材也聲中節奏樂也羣居族處不倚不亂禮也其德莫加焉奈何不貴之貴之而不儗之以玉何足謂之貴則曷爲曰蒼玉玉其質也蒼其色也質之溫然玉無以異也色之蒼然玉無以異也予之以玉之質而不以色予之可乎玉有六焉蒼璧其一也禮天以之祭莫大於事天故玉莫貴於蒼

璧竹而謂之蒼玉貴之至也然則何以軒焉爾君子貴夫玉故佩之故無故不去之其貴竹也猶其貴玉也何獨竹而無故去之夫是以軒于其間動作也食飲也寢處也無不與之俱焉又從而記之何也所以成君子之貴竹也亦所以貴夫君子也焉成君子之貴竹也著之文辭昭其美德是謂大其貴大其貴則夫人莫敢不擬竹於玉而竹之爲貴信於天下矣言亦所以貴夫君子何竹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斯貴焉非君子雖有竹莫之貴也然而君子之貴之也豈曰娛其耳目哉亦曰比德云爾是君子之德見於貴竹矣貴德之君子其可貴不甚於竹乎甚竹之可貴也是以其所貴亦貴之貴其所貴至於記其所貴則人將曰所以記之也凡爲君子也夫是之謂貴君子之德也君子氏名何居何郡邑里南康彭君尙賢也今以選爲平陽縣丞軒在南康之卜鄉鄉視埠作於洪武戊午秋七月十日云

默存齋釋

余君可立讀易至尙口乃窮惕然有警於是以默存名其齋而或者非之曰語默何常之有哉惟其時而已矣時不可默夫安得而默時不可不默夫安得而不默不可默而默則蹈仲尼之所謂隱不可不默而不默則蹈仲尼之所謂躁隱君子不爲也躁君子亦不爲也今可立以默存名齋蓋有取默默者存之語也是將胥爲緘默苟存之徒矣焉往而不爲隱哉事親也其能柔聲以諫乎事君也其能犯顏以諍乎交朋友也其能忠告而善道之乎何哉可立之名齋也余曰可立之名齋未必過也而子之求之未必不過也可立之意亦將以默而存其不默云爾不默而以默存古之人亦有之矣楚莊王縣陳諸縣公皆慶申

叔時獨不慶。不慶非默乎。莊王讓之。申叔時進其說焉。固未嘗終默。是其不慶於始者。乃所以存其說也。故說行而陳以封。信陵君赴趙。門下士皆諫侯嬴獨不諫。不諫非默乎。信陵君詰之。侯嬴効其計焉。固未嘗終默。是其不諫於始者。迺所以存其計也。故計用而趙以全。申叔時一默而存已縣之陳。侯嬴亦一默而存垂亡之趙。則默之所存亦大矣。人不知不默存於默。不能以默存不默。言不中而身不能存。蓋無足怪者。夫不默以默存者。天之道也。天之有雷。不猶人之有言乎。雷收聲於秋冬。寂若無者。此非以默存不默乎。當春夏之際。轟然而鳴。天地之間。品物之衆。有知無知之屬。無不鼓舞動盪。甲者拆而勾者申。凝者散而蟄者遂。其功至于若是。則固存於秋冬之默也。使雷日夜隱隱吼吼。又安能神其用乎。故夫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不默也。苟能默矣。於不默乎何有。平居默默似不能言者。及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定國是。功存社稷。澤存子孫。名存宇宙。此善默者也。而非明乎天道者。烏乎能之哉。不然自古以敢言而受上賞者既多。以不言而遭顯戮者不少。然則不默果不足以存身乎。默果足以存身乎。客愧而默默。遂書以爲默存齋釋。

寓軒解

天下無物不有攸寓也。明寓日月。威寓雷霆。潤澤寓雨露。肅殺寓霜雪。七寓夫生植。水寓夫灌溉。火寓夫烹飪。春而發生寓之。夏而長茂寓之。秋冬而收斂堅貞寓之。不惟麗乎天地。位乎四季者有所寓。命乎兩間者皆有所寓也。堅之爲松柏箘簬。脆之爲蒹葭萑葦。潔之爲蘋藻菁茅。馨之爲芝蘭。苦之爲荼蓼。韌之

爲桑麻、神之爲蓍龜、鮮之爲魚鼈、美之爲稻粱黍稷蔬果、微之爲蜩范蚋蝸、小蟲水草、甘之爲鷄豚雉兔、犬羊鹿豚、賤之爲牛溲馬勃、珍之爲珠玉金貝、水銀空青、織之爲齒革羽毛、絢之爲粉黛丹漆、而服食器用寓焉、而況於人乎、是故君臣、貴賤所由寓也、父子、慈孝所由寓也、兄弟、長幼所由寓也、夫婦、嗣續所由寓也、師友、道藝所由寓也、而況於一身乎、人知聽寓於耳、視寓於目、出納寓於口、呼吸寓於鼻、運用步趨寓於手足、而不知三才之理於心焉寓也、惟夫三才之理寓於人之心也、是以昔者聖哲有作、別九州、畫井牧、而疆理得所寓、樹公侯卿大夫士、居士農工商、而職業有所寓、別爲衣裳、網罟、棟宇、舟車耒耜、杵臼、弧矢、酒食、鍼砭、棺槨、泉幣、而利用知所寓、立之朝覲、會同、冠婚、喪祭、蒐狩、飲射、而禮文以寓、設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羽籥、干戚、綴兆、而樂舞以寓、定之象刑而禁令以寓、布之綱紀而法則以寓、爲之郊廟而敬以寓、刻之符璽而信以寓、於高城深池寓隄防、於彰善殫惡寓勸懲、以規寓員、以矩寓方、以繩寓直、以準寓平、而又一切寓之簡册、以垂式於千萬世、凡此皆裁成輔相經綸參贊之所寓也、而所以能爾、蓋由其理寓之心也、故君子欲得其寓者莫如身、寓其身於善則心之理全、寓其身於不善則心之理失、全其心之理、斯爲知爲賢、失其心之理、斯爲愚爲不肖、豈獨吾之知愚賢不肖寓焉、道術之顯晦、風俗之美惡、家國之興替、世運之盛衰、莫不於吾之用舍寓焉、必也百歲之中、兢兢業業、不容一日暇逸、以求盡夫人道、然後吾寓形於兩間、可無愧也、苟以宇宙爲傳舍、人物爲逆旅、視其生也若寄、視其死也若蛻、其存也蠢蠢其沒也泯泯、則其名雖曰人、其實木石鳥獸、蟲魚草芥之不若矣、而謂君子寓之乎、禮部侍郎黃君子

邕以盛年粹學脩才雅譽爲時名卿寓其興於詩酒山水則有不暇也寓其情於歌舞管絃則有不欲也寓其志於富貴功名則有不爲也寓其術於權謀則有不屑也寓其言於荒唐則有不取也然則君以寓名軒夫亦欲全其所寓而寓於無愧之域而已矣吾故爲之解

中谷解

無偏無倚無過無不及之謂中至下至深至大至廣之謂谷中所以範圍天下者也而不外乎正谷所以囊括天下者也而不越乎虛書曰王道平平非正而何又曰王道蕩蕩非虛而何君子之於天下也不可一日而不正亦不可一日而不虛夫惟正然後能中夫不中夫惟虛然後能谷夫不谷欹於左則偏正則不欹而焉有所偏侵乎右則倚正則不侵而焉有所倚有餘於前則過正則無餘而焉有過不足於後則不及正則無不足而焉有不及是則不中之所以中者正而已矣高者不可藏虛則下而何所不藏淺者不可受虛則深而何所不受小者不可容虛則大而何所不容狹者不可居虛則廣而何所不居是則不谷之所以谷者虛而已矣中卽正而谷卽虛也故學以中爲體而以谷爲要焉中也者萬善之所出也谷也者萬善之所入也非中不足以爲學非谷不足以成學古之聖人或執之或用之或建之以此知學貴乎中而亦求至乎中也古之君子或寬以居之或謙以自牧或虛以受人以此知學貴乎谷而亦求至乎谷也然中無定在者也故堂一家之中也而不可爲一國之中京師一國之中也而不可爲天地之中惟洛邑則爲天地之中而謂之一家一國之中又不可中之無定在也如此而執一焉何怪乎天下之不中

者不出於中也然谷有限量者也故溝洫一成之谷也其於江河之所納者不能納江河一隅之谷也其於四海之所納者不能納惟四海則爲百谷之長而溝洫江河之所不能納者無不納谷之有限量也如此而我取盈焉何怪乎天下之不谷者不入於谷也是故君子其於中也不患其無定在而患吾無以中之其於谷也不患其有限量而患吾無以谷之故將中天下之不中必先中吾心之不中將谷天下之不谷必先谷吾心之不谷人之一心三極之主宰萬化之本原也可以制萬事而不可偏於一事可以包萬物而不可有夫一物苟爲一事之所牽一物之所衡則不能自中何以中事不能自谷何以谷物喜而無使之勝焉怒而無使之遷焉哀而無使之傷焉樂而無使之淫焉所以自中也自中然後無我而至中者形焉夫何患乎不中先入之言而無使之留焉自是之意而無使之萌焉驕吝之氣而無使之長焉滿假之色而無使之作焉所以自谷也自谷然後無礙而至谷者形焉夫何患乎不谷不中之在我者中則其在天下者不足中矣當出而出當處而處當受而受當辭而辭當言而言當默而默當賞而賞當罰而罰孰不出於中哉不谷之在我者谷則其在天下者不足谷矣含垢而藏疾兼聽而博采俱收而並用山負而海涵天覆而地載蓄之大而業之富孰不入於谷哉夫爲學非中固無體然非誠意又何以致中夫成學非谷固無要然非遜志又何以致中知此者可與論學矣可以盡性矣趙君伯容其先宋宗室也世爲儒家而伯容常登故翰林待制柳公深甯先生吳公之門講論洙泗濂洛之學方將蠲去外累而獨求諸內自號中谷子嘗試問之蓋有見於此是以爲之解

金子權字解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其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爲千鈞爲百鈞爲十鈞爲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爲銖焉此爲兩焉此爲斤焉此爲鈞焉此爲石焉而又有權焉權迺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卻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爲輕也輕者不得以爲重也莫不適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可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娶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爲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肹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附夷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衞也宋也皆以金餽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爲之衡而不知爲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屬也故大議可得而

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而無之乎。因字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於戲勗哉。

橘亭對

越之士陸孟文。家於姚江之上。歷山之下。治圃以蒔橘。中橘而構亭。落成之日。問名於客。客巧歷之。莫當其意也。迺名之曰橘亭。其友高明遠諗於客曰。孟文鍾情於一物。因亭而寓名。諸公亦知其志歟。或對曰。我知之矣。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千戶等。孟文之志大率以此。不然珍果之產於越者。不爲不少矣。而孟文之圃。非橘不蒔。美名以扁其亭者。其豈無之。而孟文之亭。非橘不命。則何以哉。或從而非之曰。噫。此志乎利者也。孟文何取焉。孟文、君子人也。而爲利乎。而獨不聞乎巴東人有橘大如甕。剖之見二叟對弈其中。相顧曰。此樂不減商山。孟文夙懷隱操。能無景慕之情乎。蒔橘盈圃。亭於其間。而日夜望之。固有不能自已者矣。方其逍遙自得。釋然解聲利之纏。脫然去嗜欲之梏。雖處乎一圃之中。一亭之內。而浩乎有二叟之趣。亦高世之士哉。又有非之者曰。甚矣。若之流於誕也。世有斯事。吾未之信。藉令有之。不已怪乎。夫君子之於利也。且猶不爲。況於怪而爲之乎。竊謂孟文無慕乎爾也。彼蘇耽者。鑿井種橘。病者以井水服橘葉即已。是蓋不必據富貴之位。攝尺寸之柄。而可以推其及物之仁矣。孟文廉於進取。而切於濟利者也。聞其風聲。得不願學之乎。惟其所願學者耽也。是故耽之所種者。孟文不獨蒔於其圃。而又以之名亭。然則孟文安往而不爲耽哉。明遠曰。允若爾之言。於計亦左矣。吳越楚蜀交廣之境。何地無橘。何橘無葉。

以方匕之葉而已人之疾何獨於耽見之而他未之聞焉耽固自有道術焉耳不得其術而欲庶幾其爲雖有函人之心寧不爲矢人之忍乎則孟文又何取於斯耶三子者請曰然則其志果何居明遠曰亦若屈原而已矣原之頌橘也謂其受命不遷也謂其文章煥爛也謂其內白可任也方之伯夷而寘以爲象焉自古知橘之深而尚橘之至豈復有加於原者哉今孟文之於橘也其知之猶原之知也其尚之猶原之尚也是以果之珍者非不多而其圃之所蒔則惟橘焉名之美者未嘗無而其亭之所扁亦惟橘焉原知而尚之形諸頌孟文知而尚之表於亭比德於橘其志一也於是三子者執爵爲孟文壽侑之以歌曰有橘有橘亶后皇之嘉植兮有亭有亭藉之以爲庭實兮緊美人之好脩豈其花是玩而其實是食兮荃獨揆其中情曰希彼靈均於焉比德兮願爾子孫勉爾封殖兮庶以永君子之澤兮

聽竹軒對

沈復養性故仙隱翁之孫也世家瑞安之北湖養性嗜竹環其居皆樹之而起居食飲無弗與竹俱招與出遊則謝以聽竹不遑暇有客問焉曰竹可聽乎曰竹有聲何爲而不可聽竹之聲何若曰類宮非宮非宮類宮似商非商非商似商以爲角爲徵爲羽非角非徵非羽以爲非角非徵非羽非非角非非徵非非羽聽以何時曰風可聽也雨亦可聽也雨可聽也雪亦可聽也遠之而聽可也近之而聽亦可也俯仰而聽之可也坐臥而聽之亦可也聽之何如春春容容聽而耳不聾刀刀梨梨聽而精不搖颯爽瀏亮聽而懷抱暢涵澹嚕吰聽而根塵清不哇不淫聽而不惱心不淈不澄聽而不喪志有金石革木管絃之屬可

聽而又焉用聽夫竹。曰琴瑟搏之拊之。鐘鼓考之伐之。笙簧吹之鼓之。磬戛擊之鼗播搖之。而後有聲而無餘聽。竹也不搏不拊。不考不伐。不吹不鼓。不戛擊。不播搖。而有聲而有餘聽。有餘聽者自然也。無餘聽者非自然也。吾何爲不於其自然者是聽。顧聽其非自然者哉。雖然。隱几傾耳。此吾之聽竹也。放心遺形。此吾之不聽竹也。吾之聽竹。得於人也。吾之不聽竹。得於天也。聽竹固若爾乎。曰胡不破爾琴。舍爾瑟。徹爾縣。相與聽竹於吾軒。於是客曰。噫。以人之聽易子之聽不可也。以子之聽易吾之聽可乎哉。乃歌曰。攜混沌氏之手兮。問途於無聞之叟兮。返吾無聲之囿兮。何必溺於物兮。從爾後兮。曳杖而去。

艤航辯

客聞艤航而往觀焉。詰航之主人曰。公治軒於第。而名以航。吾未暇論也。昔之人藏舟於壑。可謂固矣。半夜有負而去者。矧公之航。於此焉艤。欲人不負之去。得乎。曰彼之舟藏矣。而不艤焉。是以人得負而去也。我之航則固艤矣。又孰得負而去也。吾見江湖之上。洲渚之側。舟之泊者。非不艤也。揚沙拔木之風。卒然而起。蹴天沃日之濤。洶然而作。蛟龍黿鼉之怪。駭然而觸。卒之摧敗而傾覆者亦多矣。則艤也果足賴乎。曰夫艤非徒艤也。有其具焉。有其地焉。艤之而無其具。無其地。猶不艤也。有其具矣。而具不美。猶不艤也。有其地矣。而地不善。猶不艤也。故善操舟者。某物以艤。必先治之。某處可艤。必先審之。治其具使無不美。審其地使無不善。然後乃可以艤。此艤之之道也。先美其具。則大患可得而禦。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動。又善其地。則大患可得而避。雖卒有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及。風恬浪靜。擊楫而進。盲風怪雨。轉

柁而止。而豈至於摧敗且傾覆哉。天下之險者。無過江海。而天下之濟險者。無過舟航。舟航固濟險之具也。而世之操舟者。恃其可以濟險也。逐利而不知止。直前而不知戒。方其張航順流。一日千里。自以爲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掀簸而不可禁止也。蒼黃而巙。非惟巙之之物素不治。而巙之之地亦素不審。維矴取具於臨時。地勢不計乎險易。是烏知巙之之道哉。夫具有而不美。地有而不善。則與無地無具何以異乎。雖欲極人力之所能爲。以禦避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可得。至於束手熟視其摧敗傾覆而不可拯。故此非巙之失也。巙焉而非其道之失也。我嘗亂浙河。渡揚子。浮淮絕汝。泝濟沿漳而北遊。又自直沽遵海而南歸。環顧前後左右之舟。未有具完地利而摧敗傾覆者也。亦未有具不完地不利而不摧敗傾覆者也。夫操舟一巙之間。尙得其道以免於患。又況君子之行已。而身之安危家之興廢所係焉者。可以無道而欲免患乎。嗟乎。勢利權謀之可以涉世。不猶舟航之可以涉險乎。人之倚勢利權謀而趨世。不猶操舟者之恃舟航以濟險乎。世道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於風濤蛟龍。恃舟航而涉險者。其舟危。倚勢利權謀以趨世者。其身不危哉。奈何世之君子貪得而無厭。冒進而不顧也。觸罪罟。蹈危機。首領膏於斧鑕。妻子剪爲俘囚。將誰咎乎。將誰咎乎。故我之仕也。於彼之所倚者。畏之如虎狼。遠之如仇讎。奉身而退。仁義爲之樓櫓。詩書爲之棹楫。道德爲之維。忠信爲之矴。進則游乎學之海。止則泊乎聖之涯。今也年踰五十。薦更世變。身之不辱而祖宗之無忝。非敢自以爲能。庶幾寡過焉耳矣。則固巙之力也。休吾身者斯軒。強吾軒以斯名。因物理之察察者。以圖終而訓後。則亦安而不忘危之志也。而客又何怪焉。客不能詰。遂

巡而退。余時在坐。獲聞其辯。以其言之足以有警也。於是錄之。航之主人名泳、字仲潛。浦江人。世所謂義門鄭氏也。

名亭辯

義烏酥谿之上。胡君伯器之家在焉。伯器臨流作亭。旁植美竹。浮光靜影。上下映帶。不知塵寰之接壤也。因名其亭曰水竹洞天。客或難之曰。何哉君之名亭也。洞天者。眞仙之館。而亭者。讌遊之所。以燕遊之所。方之眞仙之館可乎。夫古人之名亭。尙其人者有之。卽其地者有之。以其物者有之。寓其意者有之。未有無其實而冒其名者也。今以洞天名亭。尙其人乎。卽其地乎。以其物乎。寓其意乎。借曰取其勝概似之云乎。則初非窮巖邃壑之奥區。無有驚心駭目之瓌觀。不必梯危縋險。犯蟲蛇狐虎之不測。斯可闢其境。若三十六洞天者。名雖美。於亭何有焉。伯器以告空同子。空同子曰。名亭者非非也。難者非也。往應之曰。若以爲洞天必在幽遐峻絕之域乎。則穗石、羊角、華蓋、咸密邇闤闠。地之廣袤。不過尋丈。未嘗凌風雨而薄星辰也。若以爲必眞仙之所栖止而後謂洞天乎。則安期羨門。赤松洪崖。固嘗混迹庸衆。周流濁世。無乎不在。非必專名山以爲窟宅也。今吾酥谿泉深而土沃。民皆安於畊鑿。俗樸淳而有古風。又際時休明。盜賊屛息。物無癘疵。而吾之亭據山溪之要會。風氣之綿密。水竹之淸華。禽魚之下上。飛泳鳶焉。如在世外。行道之人。觸塵埃。冒風日。沿溪流渡阡陌。迴望甍桷於蒼翠之表。將以爲何地。然則吾亭之在谿上。不猶洞天之在窮壤間乎。名以洞天。奚爲而不可也。賢大夫士東西行過吾門。而吾延之亭上。與之寓情耳目

之樂。抗思坌壒之外。講論繕性禔身之學。內王外霸之略。其人往往山澤之癯。列仙之儒。莫不充乎自足。泊乎無求。浩乎不爲外物所奪。然則吾終日相與羣居。不猶眞仙之與居乎。名以洞天奚爲而不可。難者妒曰。子之言辯矣。抑古之人有諸。則又應之曰。有之。宋程公闢之知福州也。得閩山嶔崟之際。作亭於其處。以其山川之勝。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於是名之曰道山之亭。吾之名亭。與程之名亭。固無以異也。道山之名不見非於君子。則洞天之名。又孰得而非之哉。客果不能難焉。伯器乃求空同子次第以爲名亭辯。而嵌諸壁。

望雲亭志

余游南鴈蕩。次於平陽間。過余可立。可立坐予亭上。目其楣間榜曰望雲。余笑謂可立曰。子日夜持籌與商賈較錙銖於市區。亦暇望雲若余也耶。余嘗登仙壇。時積雨方霽。見山氣與澤氣。初若萬竈煙。升日山腹。少焉上薄於天。彌漫充斥。類物持兜綿覆冒者。而隙處杉松櫧檜栝柏。不翅小草見雪中。俄大風海上來。力與之搏。翕霍動盪。若鎔銀若流汞。久而不勝也。遂劃劘解剝。若鷺鶴若裂帛若東西散去。爛然日出。虹光上燭。林彩掩映。紅駭翠霏。又類補僧伽黎衣。奇哉觀也。余躊躇凝望不能去。自是新雨後。輒登而望焉。子於雲也。亦暇若余之望。而亦同余之所見否歟。可立曰。先生之望。適意也。吾之望。寓意也。蓋吾南昌人。上距宋豫章太守孝頤十二世。而翰林直學士驤。則六世祖也。朝廷以吾粗知讀書。見謂儒者。召至京師。授以征商之職。而以去年秋至於此。顧吾母在南昌。今年六十有三矣。高年不樂就養遠方。迎致不可

也歸侍不獲也定省之久曠思慕有不可勝言者引領而望焉吾親不可見所可見者親舍上之雲耳雲起朝夕卷舒於吾親舍上而吾曾不如以故望而感焉雲也飛揚晻靄而吾親舍其下吾見雲猶見吾親以故望而慰焉足感而又足慰也以故朝而望焉暮而望焉乃若先生之適吾何有焉余聞而歎曰孝哉可立乎子之望不同於余其與登太行而望者夫豈不同乎固有曠百世而同情若是哉雖然子知思而親矣望雲以自慰矣亦知親之思子而倚門而望乎而倚閭而望乎可不思所以慰之乎將何圖以慰之乎余意子之出仕也而親教忠之訓豈無望子之能官乎亦恪遵於早夜黽勉以舉職而已職舉則能官能官則子職亦脩子職脩則悅親有道悅親有道則雖不在親側而親未有不喜慰者也而子亦足以自慰矣又安用於是雲朝焉夕焉而望焉也哉可立曰先生有以處我矣請揭諸壁間以時觀省焉作望雲亭志

志殺虎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咿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鄰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豕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挺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嚇衆衆不爲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擿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喘貫脅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

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剖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況敢攖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兔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然爲酒食以勞鄉黨鄰里。費抑亦夥矣。一弟又幾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皮之傷也。牽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幕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典。矧可得乎。矧可得乎。

廣原芝

金華陳如圭甫葬其母於蘭谿豹山之明年。墓下產芝一莖。其色赤而紫。其高可尺許。其蓋輪囷五重。與今畫家所繪紅女所繡金銀玉石器皿所追琢者絕相似。而光彩燁然過之。如圭甫自以爲得大瑞焉。采而藏諸家。且十餘年矣。其生色猶津津然也。長山胡先生過而見之。知其爲禎祥無疑也。乃爲作原芝。而如圭甫顧以未得余言爲慊。而請焉。按易、書、春秋、皆不言芝。詩三百篇於草木之名最悉。亦無有所謂芝者。爾雅釋草曰。菌芝。芝之名始見於此。楚屈原作九歌。其山鬼章曰。采三秀兮山間。王逸注。三秀者芝草也。他如抱朴子所載。有參成、木渠、建實等名。段成式酉陽雜俎所載。又有夜光、隱辰、鳳腦、白符、威德等名。則芝之類。蓋非一矣。漢四皓采芝於商山。歌曰。燁燁紫芝。可以療飢。稽諸本草。芝有青赤黃白黑紫六色。

而歌獨以紫爲言．豈紫者獨可服食與．然當時但取以療飢耳．初未嘗以爲瑞也．武帝元封中．甘泉齋房生芝九莖．帝爲下詔赦天下．既又作芝房之歌．以薦於郊廟．則始以爲瑞矣．自是後世有天下者．莫不祖而効焉．於是有瑤光得則元芝出．王者仁德．尊有道．親耆老．則有是應之說與矣．則以之爲瑞．豈一日哉．抑柳宗元嘗云．槁壤猶能蒸出芝菌．則芝與菌本一而已．大抵無有根苗．初非播種．不假培植．不資灌溉．皆非人力所致．而出於薰蒸．但太和所蒸則爲芝．陰濕所蒸則爲菌．菌常有而芝不常有．不常有而間有焉．則謂之瑞可也．出於國都．若甘泉、函德、定禮、大同、壽昌之所產．是爲有國之瑞．生於民間．若李與祖墓、趙清獻倚廬、李清惠家廟、陳時舉齋閣、與夫近代吳全節寢室之所產．則謂之家之瑞可也．今藏於如圭之家者．果類古何等芝．則不敢臆決．而其色與本草所言固無異．不謂之瑞可乎．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是芝之產也．不於其家而於其墓．則謂之孝感所致也亦可．余雖未獲快覩．長山先生豈欺我哉．又奚必目其奇形詭狀．始信其爲禎祥也．作廣原芝．

太素原

絲之潔或湟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玉之樸或斲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物莫質於疏罋越席．味莫眞於玄酒太羹．音莫淡於簣椌土鼓．惟其淡也眞也質也．是以純而不雜也．純而不雜．此之謂素．而太素云者．則極其純而其不雜．無以加之之謂也．潔絲而湟焉．樸玉而斲焉．謂之素且猶不可．而況可謂太素乎．是故疏罋越席．而施之以文繡緣飾．則非復質矣．玄酒太羹．而和之以麴蘗鹽梅．則非復眞矣．簣椌土鼓．而

節之以聲音律呂。則非復淡矣。何也。猶絲之湟也。猶玉之斲也。雜而不純也。夫文繡緣飾足以壞質。麴糵鹽梅足以損眞。聲音律呂足以亂淡。孰謂夫人五色耀目而悅之。五聲盈耳而樂之。五味適口而嗜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乎。而況戕賊斲喪之者。有甚於彩色音聲臭味者乎。於戲。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天地之心也。一僞弗萌。萬善咸備。未有不純焉者也。而汨沒於利欲。流轉而忘返。奈之何其不雜也。蓋人之生不能無欲。而可欲之物。又交乎前。惟上智之人。能不爲其役焉。中智而降。不爲其所役者幾希。夫役於物。則將窮其智以求所欲。盡其力以爭所欲。苟慊其欲。則雖處汚穢混濁而不辭。行恍巧狙詐而不恥。其性有不鑿乎。其心有不失乎。尙何去羣惡全萬善居太素之域之望乎。處山林者多愿慤敦樸。無他焉。不見外物也。處市井者多矯僞詭譎。無他焉。物引之也。由是言之。士之出於無懷氏葛天氏華胥氏之世者。夫安得不質如疏羃越席乎。不眞如玄酒太羹乎。不淡如黃桴土鼓乎。不潔如不涅之絲乎。不樸如不斲之玉乎。無他。茹毛飮血而口不役於味也。衣鳥獸之皮而目不役於色也。擊壤鼓腹而耳不役於聲也。巢居穴處而形不役於安佚也。不識不知而神不役於好惡也。其性不鑿而其心不失也。此其所以熙熙乎皞皞乎渾渾乎其太素而後世之人所以不及也。然則生今之世。欲返古之風。亦惟去其欲而已矣。無作好。無作惡。無偏黨。素之門也。惟精惟一執中。素之方也。若顏子之三日不違。素之効也。若文王之德之純。素之至也。如是而失其赤子之心。吾未之信也。使夫人皆不失赤子之心。而民德不厚。士習不淳。風俗不美。吾未之信也。而不熙熙不皞皞不渾渾不太古若者。吾未之信也。浦江趙思復傷

雅道之喪而衆爲是醨也。思追華胥氏葛天氏無懷氏而從之。自號太素生。而質諸余。思復儒家者流。余故不欲從囂囂生之後。摭老莊之似。濱告之。作太素原以贈。

沖靜篇

曩余遇隱者金華山中。方誦嵇康詩曰。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爲。余問何以則沖靜。隱者曰。天地之道。沖靜而已矣。得天地之委和以生。得天地之委炁以靈者人也。其有不沖靜乎。沖者不能不沖。靜者不能不靜。則亦自內出者滑之。自外入者鐃之。耳出自內者。喜也怒也欲也惡也憂也樂也之六者。伐沖之斧也。入自外者。得也喪也利也害也榮也辱也之六者。汩靜之泥也。之十二者。不出不入。不入不出。則不滑不鐃。不滑不鐃。則沖者未有不沖者也。靜者未有不靜者也。非知道者不能也。知道者則安乎命。任乎眞。孰以其安乎命也。故榮辱利害得喪。雖極萬變而視之泊然。不知孰爲得也。孰爲喪也。孰爲利也。孰爲害也。爲榮也。孰爲辱也。以其任乎眞也。故得而不喜也。喪而不憂也。利而不欲也。害而不惡也。榮而不樂也。辱而不怒也。古之人之游心於淡。合氣於漠。概出於此而已矣。惟沖故淡。惟靜故漠。淡故與物皆春。漠故與物俱息。夫是之謂得乎自然。知之者蓋鮮矣。而況於蹈之乎。斯言也余識之久矣。來平陽識張君子玉。子玉年垂六十。鬚髮郁然。愉愉乎其容也。津津乎其色也。揚揚乎其志也。休休乎其不知老之至也。怪而問之曰。子玉非有華構以居也。非有膏粱以食也。非有文繡以衣也。而休休乎。而揚揚乎。而津津乎。而愉愉乎。意殆有道乎。不然則何以能若是也。子玉謝曰。吾何道之有。思夫大塊賦我以命也。猶其賦我以形也。

長短肥瘠妍媸黔晳非所謂形乎休咎通塞成敗脩短非所謂命乎命稟於生之初一定而不可易不猶形稟於生之初一成而不可更乎則吾百歲之中貧與富也貴與賤也休與戚也吾何容心哉何所用吾智力哉何逃於大塊哉奚必敝吾精神勞吾肢體利之是徇而名之是騖於朝莫間哉窮居野處而吾樂焉桑樞甕牖而吾安焉布衣韋帶而吾適焉飯糗羹藿而吾甘焉則吾何爲而不休休而不揚揚而不津津而不愉愉而又何道之有余迺始知子玉唯無慕乎外故無勞於時無勞於時故無礙於物無礙於物故無動於中雖不敢自謂知道其幾於知道之爲乎而子玉卽燕息之所求記於余余愛重其爲人迺爲誦隱者之言焉因其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則於道也幾幾矣

蘇平仲集卷二

雜著

分野論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爲始詳密。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觿、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氐。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衞爲營室、東壁。楚爲軫、翼。吳爲斗、越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衞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

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埜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埜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埜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埜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埜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羌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

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曰纏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問刑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爲何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蔡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蔡康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於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爲十二析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於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臾之呂政力行

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誹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往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爲嬉。而廟堂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喜刻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於戮。人心憮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棰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爲。且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爲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於旦旦劓之刖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脈亦已傷

矣獸窮則噬鳥窮則攫況於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羣起恣肆以決性命於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歷其於刑之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敕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蘭雪軒銘 并序

天台陳庭學給事儀曹雖在繁劇而意度閑雅間則退休一室取詩書而詠歌焉因扁其居曰蘭雪夫生於深林者蘭也而其芳無遠不聞雨於窮冬者雪也而其白垢莫能滓故聞蘭之芳者悠然而心神清揩雪之白者凜然而毛髮竦人之於蘭未有不愛之而於雪未有不畏之者也人之生斯世也行不脩而善名無稱節不立而隨俗雅化不足起人之愛慕畏敬殆二物之不若矣大抵善學者往往會萬物之理以爲一己之用是故喬梓俯仰觀之而明父子之道棣萼相承見之而得兄弟之情於風激雷厲而相益之義以著於日昳月盈而持滿之方以寓於松柏而識固窮之節於履霜而知防微之戒凡若此者未易以殫述也古人之觀物如此則庭學之於蘭雪也夫豈徒哉因其請爲著銘曰

有蘭菲菲有雪霏霏伊誰取之以爲軒名洵美陳生式燕以安匪物之玩惟德是觀莫馨匪蘭莫潔匪雪

馨故不泯潔故不湮不泯不湮君子攸同匪玩乎物德焉是崇和順中積英華外溢清白自持勢利莫移匪蘭而馨匪雪而潔君子之風君子之節

全有堂箴

監察御史王君元輔以全有名其堂余知其有志於學也因其請爲作全有堂箴其辭曰

惟人之初生一而已焉及其至也爲智爲愚爲狂爲聖不啻天之與淵其何以則然豈不由固有之性能全與不能全乎於戲在我之天其孰能遷之奈何不勉以希夫聖賢有如斯喪而不克奉以周旋則處斯堂猶將局蹐其將何以無愧於兩者之間也

桂衡孟平字箴

人之取則者三尺之衡權之設也有前有卻物之懸者有重有輕而凡銖兩斤鈞惟於衡焉是徵寡則低多則昂不低不昂斯得其平夫然後民情以服莫之敢欺亦莫之敢爭而衡之所以平則由其無物我之情斯衡也猗出於人之經營若夫人之具手足形也蓋有自然之衡與形俱生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又曰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惟人日用之間雖不能無情而能若斯衡之不用其情自一言一動以至於造次顛沛惟王道之攸行惟天君之是聽浩乎其無適莫也泊乎其無將迎也蕩乎其無偏黨也澹乎其無愛憎也漠乎其不作聰明也則事變之錯出於吾前者雖軺轂而縱橫吾之視聽何至不免於營吾之酬酢何患不得其正而吾之於踐形也庶幾其有逕庭矣惟平惟衡我字我名天之與我者恆恐弗克奉

承而蚤夜以兢兢爾名爾字罔弗與余京余將致愛助之誠夫安得不以父師之訓我者爲爾之丁寧

表文

代翰林院勸進表

伏以纘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於建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卽位於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於鄗南雖遠略之不追而丕稱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時隨中謝欽惟躬膺歷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顓握江左首平黃鉞再麾潯陽遄定僭僞兼收於漢孽提封奄奠於樊襄來享來庭南交廣西隴蜀于疆于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僕戴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羣帥之內附肩摩仁聞所孚連城之款降踵至蓋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悅而歸己今則士誠梟首於闕下會稽通籍於域中弓矢永囊與圖載闕此皆二儀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盛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眷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冒瀆宸嚴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國子學賀登極表

寶歷在躬應千齡之上聖瑤圖啟運得百姓之驩心臨御云初謳歌爲盛中賀欽惟聰明天縱剛健日新

仗尺劍以定羣雄。道符漢祖。歷一紀而成大業。功邁唐宗。陶匏繭栗以藏祀。而上帝時歆。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下民祗若。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春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仰正統之誕紹。知景命之永延。凡在生成。罔不慶賴。臣等獲覩鉅典。幸際昌期。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致治恭陳於善頌。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敷言願贊於成能。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皇穹垂佑。誕錫貞符。哲后挺生。丕承正統。華夷永賴。臣庶均讙。中賀欽惟匹馬渡江。六龍御極。大明建國。八紘咸圍於照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載定。於昭駿烈。有赫鴻猷。臣等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啟萬年之文運。

中書省賀平杭湖秀越表

伏以近悅遠來。率土歸聖人之德。南征北伐。無敵爲王者之師。適瞻齊斧之特班。遄見捷書之洊至。羣情胥慶。一統維期。中賀臣聞高帝開基。載興齊楚之役。太宗啓運。復加充賓之誅。夫欲和衆而安民。則必兼弱而攻昧。事非得已。兵不留行。茲伏遇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清區宇。番禺衣被乎恩光。循撫遐荒。夔道上供其方物。顧茲浙右。尚阻華風。爰致斯赫之威。用副僕蘇之望。收海陽以遇其衝要。定秦郵以擣其腹心。濠梁泗水。舉若摧枯。臨淮壽春。取如拾芥。計益窮而負固。地逾蹙而偷生。宸慮彌切於解懸。戎車遂勤於再駕。勢成掎角。人效智能。引領義旗。親黨之投戈恐後。允懷仁聞。謀臣之稽顙爭先。茗雪首

平。吳松繼下。商錢塘於郡縣。登會稽於版圖。崑山傳檄而從。距牙斯拔。檇李據誠而附。藩屏悉空。叛將就磔於藁街。禁旅環攻其外郭。茲雖天眷。實出廟謨。殲厥渠魁。佇看虞之不臘。維其士女。幸觀堯之授時。臣等叨列星垣。獲觀露布。烟火萬里。式歌神武之功。干羽兩階。永底文明之治。

代秦王府官謝表

伏以誕膺景命。開車書一統之基。衆建懿親。爲宗社萬年之計。茲肇開於土宇。遂董正於官寮。中謝臣歷觀夏商。以及周漢。方其授茅土於子弟。孰不任忠良爲股肱。蓋凡前後左右之人。罔非吉士。則得脩齊治平之術。斯爲令王。今神聖之膺圖。仰皇王而取則。方立經陳紀之始。爲宗子維城之規。況秦國四封。奄有關內。而形勢百二。在其域中。府署之開。傅相之設。固將藩屏帝室。豈惟保祐王躬。宜得重臣。以申器使。臣等經文緯武。才不及於曹參。博古通今。學有慚於賈誼。夫何僥倖。乃辱甄收。茲蓋伏遇覆載等乎乾坤。將曲成於庶物。高明齊乎日月。靡求備於一人。斯朽鈍之微踪。亦叨塵於華選。臣敢不虔恭夙夜。苟非唐堯虞舜之道焉敢陳。祇遹訓謨。罔俾河間東平之賢專其美。

諡册文

懿祖諡册文 代陶安學士作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爲國。考文於古。進諡在今。伏惟皇曾

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脩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原履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榮謹奉册寶上尊號曰恆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列祖謹言

懿祖妣謚册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閨之積累嚴脩祼享敬上徽稱伏惟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壺儀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姻禮備温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稱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謚册謹奉册寶上尊號曰恆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褕衣莫遂生榮之願闕睢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制誥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朕惟寶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載之忱李績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於內附爲績既懋其報宜豐具位某曩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脩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歷數之在審

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境。知同馬援之識眞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尙思對揚。益崇忠藎。可授光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貫。作鎭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疆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冕去逃。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贖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効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旣肇錫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勳於顯効。

潘興祖授飛熊衞指揮使誥

環衞之司。實居左右。勳舊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剛而不撓。方渡江之伊始。卽杖策而來歸。奮前驅而擢彼南征。列中堅而保茲東土。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斯有功而必錄。戎旃再典。奬命薦膺。綽有休聲。旣克副於望實。誕加峻秩。庶足展其威名。督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申兵法。爾其勉之。

王弼授驍騎衞同知指揮誥

社稷之守。必在於爪牙。拱扈之臣。視之猶心膂。克茲膺選。實難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廣。繼長千夫。屬囊鞬而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鼙而克勤乃事。勇冠一軍。儻爵之恩愈隆。汗馬之勞益著。迨茲升擢。彌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遺於故舊。功銘竹帛。爾式克於欽承。

頌贊

節婦黃氏旌門頌并序

姑蘇吳縣之閭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也。節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爲諱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況有子可從。何爲而更嫁。此足一移。我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問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者有子。可無更嫁也。今子俘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爲去留者哉。終不聽。又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且喜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無憾。後八年。里耆列其狀上於縣。若府監察御史爲察實以聞。制下。旌其門爲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婺居且三十四年。年已六十有三。文聰懼無以侈上賜而昭示罔極。聞伯衡嘗謁屬太史氏。介朱恪。即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教既明。其化既成。其民俗之美。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敢緩。然則所

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雖唐虞三代之聖人猶不能不以之爲務也況當世降俗漓之後有天下者不善其善以爲勸奚可哉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輒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以貞節著聞蒙被寵褒如此是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慕而興起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不其休哉不其休哉夫推明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爲之頌頌曰天眷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迪之聖神奉天式和民則陰握化權作新萬國褒嘉節義錫以旌書風行而表孰不奔趨非有韜鐍自率規矩四維既張五倫攸敍吳縣有婦姚妻氏黃年二十九良人遽亡儲無儋石室若懸罄母子煢煢相依爲命霜風凄其落月照帷間關機杼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他適胡乃茹荼有薺如蜜慷慨自擔辭與涕俱何以人焉而犬彘如我不卽死我志靡他我下從夫我子如何子未成童掠於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再更僉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奚俟婦曰咈哉何言之卑我志可易太山可隳太山可隳我志不易仰天一慟血淚雨集時旣寧謐子亦生還雖無甘旨志養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請於朝乃被綸旨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庶其在是昔視其門門則以席今過其門門有綽楔楔楔巍巍龍光有耀匪爾之私俾世視傚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曷圖婦道不虧尙稱聖意臣節殫竭有不寵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情芬以詔後昆

何遜山先生贊 并序

晉城何氏自唐會昌中諱晉者避兵來婺其後子孫遂爲婺人故吾婺之有何氏與安陽韓氏、東萊呂氏、

實同其盛。衣冠奕世。蔚爲望宗。皆所謂能世其家者也。而於我蘇氏。代有婚姻之好焉。有若遯山先生伯衡生晚。雖不獲拜其舄履。然其素行清言。蓋嘗聞之矣。今觀趙魏公、康里公之書。讀祭酒許君之文。能無重老成人之思乎。不揆末學。輒係之以贊。贊曰。

退不絕俗。進不同塵。易之嘉遯。先生其人。況問學之該博。經術之精純。纘令緒於奕世。備雅德於一身。仕不擇祿。而全委質之義。醫以自詭。而推及物之仁。用能澤被乎鄉鄰。望重乎搢紳。聳一郡之文獻。後百歲而益振。慨宰木其已拱。孰儀刑之可親。此所以想高風於往日。而嘆我生之不並辰也。

夢芝軒贊　并序

華川先生王禕生於至治壬戌十一月十有七日。是年先生大父南稜公年七十歲。是日公則始生之旦也。前夕公夢芝產於所居之軒楣。意者有異兆也。禕乃生。遂告賀者。僉曰。先王夢祲之法無傳焉。請筮之。遇離之賁。筮人占之曰。離、火也。文也。艮、山也。賁、飾也。巖巖者而有蕃草木。華采有耀。火自下燭。芝雖異卉。伊草之族。禕其以文鳴乎。王氏其復興乎。芝也其瑞乎。故繇曰。篤實而輝光。以繡於裳。人文章也。又曰。利上行。南國之祥。飾爲蓋。其門有伉家。乃昌也。公既得繇。因名其軒曰夢芝。所以志也。今天子定鼎金陵。而先生遂以文學被遇。由侍禮郎三轉而掌制翰林。於是二百八十有八甲子矣。然則南稜公之夢。豈非所謂有開必先也歟。哉。里生蘇伯衡追爲之贊。贊曰。

恂恂碩人兮。維德之行。匪今則然兮。曰自高曾。有種必穫兮。無善不徵。芝兆於夢兮。而明發孝孫以生。頭

角嶄然兮。喤喤厥聲。於嗟芝兮。又何必乎九莖。厥既登崇兮。天下文明。猗與休哉兮。匪家之祥。維國之禎。

宗忠簡公畫像贊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殿撰王公畫像贊 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浮光人。自浮光徙閩。自閩徙溫。至公九世矣。公宋皇祐賢良儒志先生六世孫也。諱益大、字居安。累舉進士。不合於有司。開慶中獻平戎十二策。擢國史編校。歷三省樞密院主事。中書門下省錄事。判太醫院、主管崇道觀。丞相陳宜中薦授右文殿修撰。德祐失國。執節不仕。以壽終於家。其子與仕元。以樂清縣尹致仕。推恩贈公承直郎。同知瑞安州事。江浙提舉陳先生旅實銘公墓。額則太常博士柳先生貫篆焉。伯衡獲從樂清君之孫淵。瞻拜遺像。而誦銘文。謹撫其概而述讚曰。

有卓其識。有壯其猷。志欲吞乎戎狄。榮爰獻於冕旒。無適不宜。無試不効。章交薦於廣堂。位歷踐乎華要。宋鼎既移。拂袖來歸。酌東海以樂飲。慕西山之採薇。生氣凜然。遺像斯在。雖去今已邈悠。可想見在風采。

虞文靖公眞讚 并序

故蜀國文靖虞公。以碩學雄文。際遇文皇帝。師表海內。伯衡每誦其文。未嘗不想見其人。茲幸從危翰林

素得公遺像而拜焉。既命工摹寫。遂爲人讚。夫以公之盛德。豈後生小子所能形容。而伯衡尤區區如此者。蓋不勝夫仰止之私焉耳。贊曰。

生乎閎閱之門。奮乎熙洽之辰。接羣儒之統緒。煥一代之人文。終之消搖邱壑。時止則止。始之雍容臺閣。道信乃信。故能使人敬之若蓍蔡。而於時仰之猶鳳麟。想聞其議論風采。外至四夷。退享乎榮名富貴。十有八春曷不觀此褐衣角巾。委蛇如山瀟灑絕塵。百世之士。全德之人。雖儀刑其已遠。凜生氣之如存。九原倘可作也。吾敢辭執鞭之勤哉。

太師韓國公畫像讚

堂堂韓公。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費以盈。羣賢以進。百度以貞。四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孰得而名。天實生之。光輔大明。天下之士。睹其儀型。想其風采。不謀同聲。曰漢蕭何。唐之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衮衣朱舄。安享尊榮。蒼顏白髮。時遊大廷。其德日新。其福日增。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譚君小像讚

堂堂乎果毅之姿。卓卓乎雄深之略。其材之奇。由生長湘潭衡嶽。其功之高。以戰勵甌閩朔漠。藹輕裘緩帶之譽。嘗賦詩而橫槊。躬好賢下士之風。每哺吐而髮握。時方際乎盛明。年未及乎鬉鑠。吾將求之雲臺麟閣。君安得撫松於邱壑也。

鄭氏三老圖贊　并序

曩余見睢陽五老圖於朱澤民所又從故相吳履齋之孫琳見耆英圖其人雖不出於一家其生雖不同於一氣想其以盛德高年參會於一時風采足以竦動朝野雅望足以敦厚風俗可謂一代之盛美矣未嘗不咨嗟歆羨而慨夫生不並時以爲恨也今鄭氏兄弟三人伯陽仲德高蹈遠引於山林之中仲舒名成身退於倦游之日而並爲一鄉之達尊且其人出於一家其生同於一氣慈愛良悌藹如也視睢陽洛社諸賢名位固不侔而其爲一代之盛美殆且過之矣而余也辱與之生同時居同郡且嘗獲望其閫登其堂挹其光儀聆其緒論此余觀此圖類曩時咨嗟歆羨有加焉而又自以爲幸焉抑聞之隆古盛時上有聖賢之君則習俗淳厚民多壽考或上壽或中壽而夭閼者無之今伯陽兄弟以垂白之年集處於麟溪之上雖天也亦惟國家仁厚之德涵煦之澤發祥隮祉其民無異隆古是以鄭氏一門而三老出焉然則三人者優游佚道之中安享子孫之養而爲太平之民奚必引年復戶之令行祖割饋醋之禮加斯爲蒙上之賜哉矧強健聰明三人者如一飲食起居略不見衰憊態其福沛乎未艾也鄉人士君子歲時陳五豆六豆尊之長之於庠序之間觀一家之慶而聖朝之昌見焉則三老乃邦家之光豈止鄭氏之人瑞云爾哉其圖之也固宜咨嗟歆美之不足贊以一辭以配壽朋之什區區之情有不容已者矣而況仲舒重有請乎贊曰

番番三老惟鄭之良既多受祉既壽且康亦既競爽望于一鄉以我耆年際今盛世時和家給風清日美式相告語無遠具邇仰有松竹俯有泉流可以休息可以詠游今我不樂亦又何求伯氏攸居仲氏來趨

季從而後。穹如翼如。左圖右書。其樂愉愉。人孰無兄。人孰無弟。食則同羹。處則同宇。老而益親。疇若鄭氏。此令兄弟。歸然鼎立。自天厚之。扶我人極。天既厚之。又壽考之。維國之華。匪宗之老。曷不觀此。雪鬢霜髯。威儀秩秩。七縣具瞻。豈惟七縣一人其憲之。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爲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欲使戎狄賓服。不敢南向而牧馬。洮隴幽薊之民。目不覩旗旐。耳不聞鉦鼓。而安於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不同。而先後嘗相資。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三代

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爲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爲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册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於上

問羲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皐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稷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内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庳而恥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去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勢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爲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謗避嫌失竭誠狥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傅説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傅説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爲嫌而其君亦不以爲疑是果何道歟爲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可不可歟請爲之説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闊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

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爲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僭跛闕則其習至於今而尙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踈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閽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僭僞或指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當見之而君子以爲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於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稽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修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穀爲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爲國先務未有或先於訓農者也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之緣南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不爲之禁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家不能無朘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顧安享厚利將見背本而趨末者滋衆品調而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于古訓於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掇拾於煨燼之餘夫豈無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

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爲務也。而不害其爲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黃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蘇平仲集卷三

說

養素齋說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夫古之士爲聖爲賢。達則能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不達則能以著述養萬世。而今之士不免爲鄉人。而於聖賢之所能爲者。皆莫之能焉。夫今之人所食者。聖賢所食之粟也。所衣者。聖賢所衣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晨興而夕寐。無不同之。目以視。耳以聽。口以出納。手足持且行。亦無以異也。何獨聖賢之所能而不能乎。且聖賢者其形與吾同。其性與吾同。非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心也。而吾身之所具者。亦未嘗缺其一也。彼聖賢何獨能爲吾之所不能者耶。亦惟養之有素而已耳。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不獨身焉爾也。周流乎身者氣也。主宰乎身者心也。存乎心者性也。發乎心者情也。聰明而不惑者智也。勇敢而有爲者志也。寬裕而有容者度也。特達而有能者材也。堅忍而有立者節也。而皆不可以不素養也。節不養則隳。材不養則偏。度不養則隘。志不養則陋。智不養則昏。情不養則流。性不養則失。心不養則放。氣不養則餒。身不養則不安。愼起居。節飲食。所以養身也。直所以養氣也。寡欲所以養心也。存誠所以養性也。執禮所以養情也。致知所以養智也。自強所以養志也。正大所

以養度也。問學所以養材也。廉恥所以養節也。節養則全矣。材養則成矣。度養則宏矣。志養則不可奪矣。智養則不可罔矣。情養則不誘於物矣。性養則不蔽於私矣。心養則無往而不存矣。氣養則無往而不大矣。身養則無往而不泰矣。養之有素而至焉者之謂聖。養之有素而未至焉者之謂賢。不養則鄉人、則夷狄人。今也不此之養。而徒養其口體。稍異焉者。則文飾以養其過。吐納以養其生。朋黨以養其交。矯僞以養其望。奢侈以養其欲。而庶幾乎聖賢養功業以名位。養天下以道。養民以政。養萬世以著述。宜其不能哉。是故不徒養口體者。知貴其身者也。不爲今人之所養者。能拔其類者也。是所謂能以古人自任者也。平陽吳元範氏。敏而好學。貧而有守。以養素名其齋。余病世之士養之無其素也久矣。喜元範之知所養。又恐其未知養之之方也。故爲說以遺之。

愼修齋說

平陽有雅德之士曰宋以廉氏。年幾六十。不懈於學。故有讀書之齋。名曰愼修。間謂余曰。願爲著其說。以相吾志。余曰至矣哉。子之所以名齋也。鄙人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唐虞三代之聖人。或兢兢業業。或孳孳慄慄。或翼翼亹亹。皆所以愼也。故曰愼徽五典。曰愼乃在位。曰愼厥麗。曰愼德。曰愼罰。曰庶愼。聖人若是其愼者。無他。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一念苟不愼焉。一息苟不愼焉。則人僞參之。而天命幾乎息矣。而吾與天二矣。而失吾所以爲人之道矣焉有失爲人之道而身修者乎。而可以爲人乎。此所以愼之而不敢朝夕以寧也。嗚呼。於穆不已者天。純亦不已

者聖人聖人與天同運宜若無事乎愼而其愼猶然學者固可忽焉而不愼哉愼之奈何如執玉如奉盈如見大賓如承祭祀如臨師保不視而戒謹不聞而恐懼所以持其心克如是則知所以畏天矣知所以畏天則知所以事天矣知所以事天則循乎天而不失所以爲人之道矣身其有不修乎蓋命於天而具於吾身而著於吾身而接於吾身者各有五具於身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斯五者其名曰五性著於身者貌也言也視也聽也思也斯五者其名曰五事接於身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斯五者其名曰五倫愼則由乎仁而親疏無不愛由乎義而裁制無不宜由乎禮而品節無不當由乎智而是非無不察由乎信而言行無不實五性於是乎盡焉愼則貌極其恭而作乂言極其從而作肅視極其明而作哲聽極其聰而作謀思極其睿而作聖五事於是乎得焉愼則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五倫於是乎敦焉身其有不修乎愼者修之要也修者愼之効也非愼固無自而修非修又烏足爲愼不愼而無不愼聖人也愼而後愼賢人也無忌憚而不愼小人也聖人不愼而無不愼故其身不修而無不修賢人愼而後愼故其身修而後修小人無忌憚而不愼故其身放僻邪侈而不修由是言之學者亦俛焉自愼而已苟或不愼日以其心與事物相轉旋於無窮幾何其不爲無忌憚之小人也存亡係於操舍而吉凶生於敬怠不愼則至於爲小人夫何足怪然則愼之於人也亦大矣如之何不愼余於子之名齋寧不重有警乎書曰愼厥身修思永則願相與共勉之也

默齋說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費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其小者近者費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其大者遠者隱者不可以言求諸我也猶不可以言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夫子罕言命不可以言而求之也故子貢得聞夫子之文章而不得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言傳不可也豈不可心授乎夫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焉有心授心領而不默焉而契若針之於石者乎此非苟默而已矣誠以爲道至微妙非言語所能形容也苟闡道而事乎言語之末非惟不足以盡之且將開是非之端而好奇立異者不勝夫紛紜也孰若默示以行而使之默悟之爲愈哉是故善學者欲求父子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親欲求君臣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義欲求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而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也既得則默而行也扣之而不答也難之而不辯也詰之而不告也咻之而不顧也吾方深思力行之不暇而暇答暇辯暇告暇顧乎哉如是則其於道也察之精矣見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之固矣昌言不得而排之高談不得而動之新說不得而惑之飛語不得而沮之夫安往而不默乎故其默也豈三緘其口哉默契於無言之域也雖欲不默其能不默乎彼嚣嚣者皆於道無得者也不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問而莫知夫問之爲是爲非泛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爲非爲是而遽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未脫口而左右前後之毀譽已盈耳則又譁然而與之爭雖欲默其能默乎而況爲學之務先治其心心之在人也未應接欲靜將應接欲明既應接欲一而主默焉默則無慮默則無欲默則無爲無爲則一無欲則明無慮則靜靜則足以制動明則足以燭奥一則足以御煩默

也。者心法也。故善學者務之。遊於夫子之門三千人。而秀出其間者獨顏回。從事心齋而終日默如愚而夫子亦獨稱之曰好學。甚矣默之難也。是故顏回愼默也。愼默而後恭默。恭默而後淵默。雖堯舜之治天下。亦豈外淵默哉。都俞吁咈是不得已而然也。要其極致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蓋其精神心術。常與造物遊於無聲無臭之表。其默其天。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必若後世之君臣。日夜勞於論議。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中國自治。四夷自服也。至哉默乎。爲學之先務。爲治之要道乎。禮部侍郎栝蒼吳君景玄。嘗以默名其齋。而徵說於余。余謂景玄昔處山林而事學也。既以顏回之所以治心者治心。今處朝廷而事上也。當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治天下。則其爲此齋也。非徒與共學者默契於無言之域而已。因爲著余之所聞者以爲說。且將觀厥成焉。

存齋說

言小而可以喻大者。吾於吾鄰徵之矣。西鄰之姬亡其珥。東鄰之媼往唁之。曰何唁。曰聞姬珥亡。以故來唁。曰視吾耳存乎。曰存。珥亡而耳不亡。吾雖亡珥。而吾不戚也。而媼吾唁。則亦過矣。曰姬之珥金玉也。金玉重寶也。姬亡之何以不戚。曰耳能聽。斯貴矣。非以金玉爲珥而貴之也。珥之存亡。於耳何加損而戚焉。於戲。人之有身。不猶其有耳乎。而爵位之於人。不猶珥之於耳乎。所貴乎人身者。以其有仁義之心而已矣。豈以爵與位而貴哉。仁義之心。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爵位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存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無爵位不失爲貴也。亡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有爵位何足貴也。是以仁義之心不可不存。而爵與

位不必存。奈何世之士。於爵位則知存之。而於仁義之心則不知存之。古之士存其不可不存者。而不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存。而不必存者亦終於亡。今之士不存其不可不存者。而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不存。而不必存者亦終於亡。夫亡而後存焉。固不若不亡而存者焉。亡而知存焉。猶愈於亡而不知存者焉。豈惟爵位以仁義而存哉。存亡之間。君子庶民之分也。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庶民之所以爲庶民。係乎仁義之心存與不存。則忽焉而不存之可乎哉。且夫是心與生俱生。無不存者也。有不存者。奪於欲利之心。而無所不欲云耳。故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欲之爲人害。固如是乎。然則果能視凡可欲之物。如吾之鄰之姬之視珥。而視仁義之心。如其視耳。則不可不存者不存。吾未之信也。李君伯章。以其號存齋。徵說於余。伯章嘗倅應天府。知常熟州。今僑居平陽。與編氓伍。他人處此。將不勝戚戚焉。伯章何以無不豫之色。有自得之意也。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其號曰存齋也宜矣。余辱交伯章有年。知之深。故爲之書。

常吉孟迪字說

國子生常功遜從余遊有年矣。一日作而請更其名。余乃名之曰吉。字之曰孟迪。生曰名若字。先生既命之矣。其義何居。幸承教之。則語之曰。大易之卦。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其故何哉。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之於言也。不順乎道不言。君子之於行也。不順乎道不行。言焉無過。行焉無悔。夫安往而不吉乎。小人之於言也。不順於道亦言。小人之於行也。不順於道亦行。言出而過。行發而悔。夫安往而不凶乎。故曰惠

迪吉從逆凶迪言善逆言惡患迪從逆猶言向善從惡也且夫吉凶豈有常哉然君子常吉非天之福吾君子也君子所爲者常善有致吉之道也小人常凶非天之禍彼小人也小人所爲者常不善有取凶之道也故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生以忠武王之孫定遠侯之子國之右族家之貴介而資質純朴氣象安和不謂之吉人其誰信之如欲自帝而冠冠而室室而仕仕而休動無不吉亦惟自一話一言以至於飲食起居造次顚沛而必惟道是從而已自一話一言以至于飲食起居造次顚沛而必惟道是從生其爲庶常吉士矣箕子所謂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家用平康豈不於生見之乎生尙因余言而益向道哉

范氏二子字說

余游平陽范君元璉見其二子伯也俊拔而倜儻仲也樸茂而周愼皆稱其家他日元璉請曰名昞字士東吾伯子也名昱字士寅吾仲子也願賜之字說使得以勉焉韻書昞也昱也均爲明也夫天下之至明者無過乎日而天下之所恃以爲明者亦無過乎日日之出也求一物之不見不可得也日之入也求一物之見亦不可得也夫日之明故無不燭然其明嘗自東自寅始東明之方也寅明之時也中於天自東而升也至於午自寅而進也於西於酉則云暮矣昞與昱之冠也以之二言製而爲字豈非本其始乎所以必本其始者我知之矣時乎寅也日出東方是爲平旦夫人爲平旦之時其清明之本體與日同量而其致用之功足以繼夫日之所不能焉清明之氣正氣也雖日以之而光況於人乎人不能無欲者也及

乎書而交於物則勝於客氣於是昭昭者昏昏矣夫是以貴於存養也清明之氣固當存養而存養舍敬則何以哉東方發生之地也寅者敬之謂也養老於東學泖春於東郊祖生氣也朝日曰寅賓天地曰寅亮亦不外乎敬也昞爲昱之冠也以之二言製而爲字又豈非使之敬以存養而滋長是氣乎夫惟主敬而後正氣充周正氣充周而後天理流行天理流行則物之在外者安能累我而明之在內者焉往而不猶日哉發之爲事業赫乎其光輝著之爲文章煥乎其光潔昭之爲聲名燁乎其光大而於稱夫名之美也何有兄兄弟弟一本而成因余之說交致其勉此嚴父之志也亦余之所望也

戴生名字說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陰陽而已矣其光爲日爲月爲星辰其威爲風爲霆其舒慘爲雨爲露爲霜爲雪其氣爲寒爲暑爲燥爲溼爲明爲晦其時爲春爲夏爲秋爲冬其跡爲鬼爲神其微爲休祥爲妖孽其運爲泰爲否其凝爲山其流爲川其生人爲男爲女其生物爲草爲木爲鳥爲獸爲昆蟲爲魚鱉而莫不有牝有牡有雌有雄其位爲君爲臣爲父爲子爲長爲幼爲夫爲婦爲君子爲小人爲中國爲蠻夷戎狄其於風俗爲淳爲漓其於天下國家爲理爲亂其存乎人也於性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於情爲喜爲怒爲哀爲樂爲愛爲惡爲欲於身爲榮爲衛於質爲剛爲柔爲強梁爲懦弱於資爲明爲闇於行爲善爲惡於事爲吉爲凶皆陰陽之所爲也而皆不可不和也於是聖人作樂以和之聖人之作樂也亦取諸陰陽而文之以管磬絃匏鐘鼓柷楬而已是故六律陽也六呂陰也爲之度數爲之鈞節以調律呂以諧音聲

而平其曲直。均其繁瘠。敍其小大。比其終始。使之秩而不亂。協而不乖。不淩不犯。不沾不滯。則無不和矣。取諸陰陽者無不和。凡陰陽之所爲者有不和哉。由是動盪其血脈。流通其精神。啟發其善端。禁遏其邪思。克其資質之偏。全其性情之正。成其文武之材。胥爲吉士之歸。由是閨門之中。父子親。長幼敍。夫婦別。由是朝廷之中。君臣正。上下辨。政教興。由是郊廟之中。天神降。地祇出。人鬼享。世運由之以昌。風俗由之以美。風雨由之以時。三光由之以明。四時由之以順。六氣由是而不爲災。休祥由是而畢至。妖孽由是而潛消。萬物由是而各遂其生。君子小人由是而各得其分。中國由是而寧。四夷由是而服。天人一原。感應無間。如此然後可以言樂。如此然後可以言和。非軒轅氏之大卷。唐陶氏之大咸。有虞氏之大韶。夏后氏之大夏。殷人之大濩。周人之大武。孰能與於此哉。後世德之盛極之建。不能庶幾六代之聖人。方是時也。非無管磬絃匏鐘鼓椌楬而迄莫能事神祇。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息災害。遂羣生。位天地。則知樂者聖人作之。而初不徒作之。今徒見八音之陳列。則謂之樂。五聲之鏗鏘。則謂之樂。是知有器之樂。而不知無器之樂也。有器之樂。工能和之。無器之樂。非工能和之也。工之所能和者末也。工之所不能和者本也。今夫樂不惟有本。抑又有要。而皆在乎人也。何謂本。和之謂也。何謂要。身爲律而聲爲度之謂也。本之立者。樂不勞而和。要之得者。和不期而至。聖人之於樂也。非本立而要得哉。蓋聖人之體。天地之帥也。聖人之性。天地之德也。聖人之聲。天地之和也。天地之帥以爲體。天地之德以爲性。天地之和以爲聲。獨聖人哉。吾猶聖人也。聖人能立其本。得其要。以和陰陽而吾獨不能乎。反諸身而已矣。求諸心而已矣。自強不

息而已矣。浦江戴生。叔能甫之子也。年甫弱冠。而有志於學。其名曰樂。而其字曰和之。吾友方希直既發其端。以致其勉。余也能不思所以繼之。故因其請而申之說如此。生歸賓諸尊人。其亦以爲弗畔矣乎。

譚氏三子名字說

長沙譚君濟翁。有子三人。伯名棨。仲名棐。季名集。於是以告伯衡曰。吾伯子仲子生於金華。葉儀先生嘗爲著名說。而皆未字也。願爲我字之。辭而祝之。夫斯禮也。古者冠而行焉。今吾之子皆未冠也。而行斯禮焉。庶其早知而夙成也。幸無以爲變禮而辭焉。伯衡辱交濟翁。今踰一紀矣。而識三子自其孩提之日。俊爽而英發。皆令器也。能忘愛助之情乎。其敢以不敏辭。乃祝之曰。有衣之戟。此之謂棨。門之貴盛。則列乎是。棨雖一器。足以顯人之門地。而況於人。豈不能乘時策勳。以顯其親。嗟小子棨。字爾公顯。爾尚勗哉。朝夕以賢哲自儆。正弓之檠。此之謂棐。弓之弛張。則資乎檠。棐雖一器。足以輔弓之張弛。而況於人。豈不能行道濟民。以輔其君。嗟小子棐。字爾公輔。爾尚勗哉。朝夕惟賢哲是慕。嗟小子集。公義爾字。集之爲訓。猶積云爾。海之深也。積水。天之高也。積氣。道積于躬。君子攸貴。尚論其要。莫先積義。義積則氣浩然。充塞乎天地。當大任。處大事。臨大節。決大議。沛乎其有餘裕。勗爾公義。尚敬內而直外。勿始勤而終懈。既祝已。又語之曰。顯親、子道也。輔君、臣道也。積義、爲學之道也。大抵皆人道之所當務也。夫盡子道不盡臣道不可以爲人。盡臣道不盡子道而可以爲人乎。又焉有爲學之道不盡而子道臣道克盡者乎。然則入而事親。出而事君。固三子之所同也。俛焉而爲學。三子可不交勗之哉。苟交勗之。則爲人之道。孰有不盡乎。三鳳

也。昔見於薛氏。而今於譚氏見之矣。三子者曷之哉。曷之哉。

樸彥珩字說

佩於身之左右者曰佩。職乎佩之間者。曰珩曰瑀曰琚曰璜曰衝牙曰組。珩、瑀、琚、璜、衝牙、組、皆佩之具也。而莫要於珩。珩也者上橫者也。三組繫焉。而中組之末。衝牙懸焉。兩旁組之末璜懸焉。瑀貫中組之半焉。琚貫兩旁組之半焉。而交貫瑀中。上繫於珩。下繫於璜。又兩組焉。佩而非珩。則組無所繫。組無所繫。衝牙璜以懸之。琚瑀以貫之。亦安用之。故曰佩莫要於珩也。夫惟莫要於珩。是以佩有白玉。有山玄玉。有水蒼玉。有瑜玉。有瑕玼。而莫不有珩。有瑀有琚有衝牙有組。而莫不以珩爲要焉。白玉也山玄也水蒼也瑜也瑕也。其色不同。其品不同。其爲玉則同。自天子以至於士。其佩一用玉者無他焉。於焉比德而已矣。德之用無有貴賤。故玉之用亦無有貴賤。必有德也。故必有佩也。身不可以須臾去德。身其可以須臾去玉乎哉。古者上之爲天子。次之爲諸侯。又次之爲卿大夫。下之爲士。其於玉也。固無人不佩焉。亦無時不佩焉。後世則唯仕者然後佩焉。又惟郊廟之間。朝會之頃。然後佩焉。後世之於玉也。雖不得人人而佩之。時時而佩之。而生也名琚字珩。豈不猶佩之哉。今夫名。父兄朝夕呼生以之。今夫字。朋友朝夕呼生以之。則琚與珩亦既不絕於耳矣。耳之接乎其名也。猶目之接乎其形也。形之所在。德著乎其外。名之所在。德寓乎其中。而吾於其形。佩之以身。而吾於其名。佩之以心。佩諸身、卽其德而比焉可也。佩諸心、思其德而比焉可也。此不亦君子所以貴玉之意歟。嗟乎。所爲貴玉者。貴其德也。貴之故佩之。佩之所以求似之也。豈曰

觀美云乎。故佩之而不似之。人則病之矣。貴之而不得佩之故名之。名之亦所以求似之也。豈曰假借云乎。苟名之而不似之。則人有不病之者乎。然則生之比德於玉也。寧尙可得而不汲汲乎。而余也異日將於生觀德焉。乃若玉之爲德。孔子言之。聘義記之。要不待瀆告也。生義烏人。姓樓氏。今肄業國學。來徵字說。故爲生誦之云。

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泲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溫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

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尙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州翟縐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卽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丞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傳

繆美傳

武毅將軍繆美。壽州安豐人。歲壬辰。江淮大亂。集勇士捍鄉井。推陳也先爲主帥。乙未夏。與陳也先渡江而南。察陳也先所爲後必敗。以丙申春三月。率所部千餘人。馬三百餘匹。自歸上於陰巷。上以屬故越國胡公。是月。從胡公攻下建康。出北門。追水寨軍。乘勝克鎮江、丹陽。五月克廣德、宜興。八月攻常州。所過屯堡。若金澤、楊思、明皆降。丁酉春二月。拔紅菱橋、洛社諸寨。三月克常州。四月從攻寧國。會長鎗援寧國。美與戰。殺獲甚衆。既下寧國。復從攻下徽州。七月苗軍楊完者侵徽州。出戰西門。又出北門戰。又戰於東門。連捷追北二十里。戊戌春從襲阿魯灰院判營破之。進攻於潛、昌化。獲其縣印上之。三月從攻嚴州。道遇長鎗。戰卻之。進拔嚴州。五月僞吳張士誠與楊完者合軍犯嚴州。敗其舟師東門。追至大浪灘而還。又分兵出西門。獲其精銳。自是苗軍勢衰矣。八月壽昌急。領其兵援之。十月克蘭溪、浦江。用降人蔣元帥爲導。取義烏。遂會胡公金華城下。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逐至菱道。盡獲其輜重。金華遂降。己亥正月分兵取諸暨。略地至紹興。一月還次金華。十一月復從胡公擊處州。處州軍據礮嶺。其地險隘。衆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挺。魚貫奮擊。奪其壁以入。我師守將石末參政棄城而竄。分兵略定浮雲。得元帥葉琛便諭元帥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戮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阻險偸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內出銀碗文綺賜之。而遣還金華。庚子四月除胡公帳前萬戶。閏五月從擊信州。僞漢陳友諒軍狼狽引去。胡公還師金華。留美從林都督守信

州辛丑二月以其師取石港五月張士誠軍犯諸暨胡公促美部兵東遵禦之遇於楓橋戰卻之未幾陳友諒軍犯信州復以永嘉侯檄往援行至草萍聞敵保玉山馳赴之戰於東津橋以寡敵衆無不一當百敵懼而卻遂復玉山永嘉侯命爲前鋒比達信州又命結營敵壘之後絕其歸路城中聞援兵至開門夾攻友諒軍脫者無幾上聞之出銀碗一、文綺三即賜之壬寅春胡公命引兵還金華至常山聞胡公爲蔣英所劾乃兼程進至金華發喪張士誠軍乘胡公之喪攻諸暨急曹國李公遣美以援請於守將曰夜斫其營其衆可亂而走也從之呂副樞果棄輜重僅以身遁事聞有御衣之賜甲辰三月移守嚴州四月謝再興舉諸暨叛附張士誠美從胡參軍城新城敵撓我版築美統奇兵出敵背決戰敵敗北而城以完遂留守焉乙巳三月張士誠大舉圍新城號二十萬聲振浙東美初應之北門之外覆斗巖之下敵攻西門又趣當之再戰再捷會曹國公大敗之於龍潭美逐其餘黨至湖頭受上賞丙午正月從王指揮援浦城拔無蓋洞、缸山寨遂敗陳友定軍於缸山大寨五戰而入浦城洪武元年春從下建寧延平四月復從林都督殄海寇於昌國十二月除武毅將軍管軍千戶明年春從曹國公北征克景州、薊州、惠州戰錦州六月從攻上都復取道通州往援大同戰黑河遂與大軍俱還北平三年二月從華都督攻下雲州五月復從曹國公擊上都敗蠻子太尉軍於察罕腦兒進攻應昌分兵擊花環寨曹國公命護送江文清士馬至北平十月班師南還定封行賞錫以世襲之命則四年二月也六年夏城中都而以七年春移戍平陽平陽岸海而故城規制弗稱美改作之在平陽八年年未六十輒致其事君子以爲急流勇退有賢達之風

云。

史氏曰。自古豪傑之士。其克成功名。非獨有過人之材略。要必又能擇所從而去就焉。馬援不舍隗囂而歸漢光武。尉遲恭不舍劉武周而歸唐太宗。將翦爲俘囚之不暇。尚可望新息、鄂國之封哉。夫元之將亡。與陳也先共事者亦多矣。獨繆將軍逆知其無成。而決意臣附今天子於草昧之初。繆將軍今也勳在帝室。爵爲武毅。位冠千夫。澤流後嗣。不亦宜乎。於戲。去就之所關繫。豈輕也哉。

武德傳

武毅將軍武德。壽州安豐人。至正末、江淮用兵。以材略應募爲義兵百戶。異功至千戶。慨然有志於功名。而共事諸將皆不足與成功。從元帥張鑑渡江。轉戰寧國、太平之地。且三四年。言於張鑑曰。天生勇猛之姿。堂堂萬夫。今日釁於東。明日釁於西。事勢可知矣。不早擇所依。一旦與草木同朽腐。豈不可惜哉。張鑑善其言。乃以丙申三月相率自歸今上。九月從鄂國常公攻毗陵。將下。而從常公援魏國徐公於牛塘。明年三月復從攻毗陵。克之。五月與張鑑攻下秦州。六月攻高郵。七月除管軍千戶。十月從曹國李公赴常公於池州。戰尤力。流矢中右股。拔去之。血流至踵。弗顧。戊戌三月從取於潛、昌化。三月乘勝克嚴州。賚以銀碗。由千戶爲萬戶。五月苗楊左丞軍軍烏龍嶺。德曰可襲取之。願爲先驅。李公問曰。何以知可襲取。對曰。乘高覘之。見其軍勢首尾衡決。部曲時徙。舉不安。又其聲囂。以此知之。李公以爲然。從李公出擊覆其營。十月移兵取蘭溪。十二月上至金華。其守將甯安慶以城降。從入金華。己亥正月分兵克諸暨。三月

復從李公擊紹興。鼓勇爭先。右臂傷而戰自若。李公曰。人人如武某。何戰不捷哉。賚米三石加銀碗。後二年二月王保反金華。越國胡公遇害。賀仁德反處州。院判耿公遇害。浙東震動。德以是月從李公定金華。三月從張指揮進擊處州。遇賀仁德軍於劉山。德馳當之。戟手罵仁德曰。爾初無容足之地。來歸我國家。我國家命爾爲元帥。爾不思報効。而行叛逆。若爾者。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誅。爾死在頃刻。尙敢逆戰耶。仁德大怒。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之。大聲呼殺入。諸軍繼之。仁德敗走。爲背城之戰。德又獨以精銳突入其陣。鏖戰。仁德遂爲其下所誅。處州平。回守嚴州。甲辰官制行。改管軍百戶。乙巳三月。僞吳張士誠軍犯諸暨。從李公擊退之。賚綵緞二。李公遣從朱指揮援浦城。所過若金剛橋、無蓋洞諸寨。皆下。丙午春。江山之十四都民。據山寨爲亂。從徐元帥直抵其處。羣盜大驚。德徐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貸死。悉撫定之。洪武元年正月。復從李公下建州、劍州、汀州。還師從都督林公捕海寇昌國之蘭秀山。七月復從李公南入閩。悉定閩溪諸寨。十一月李公請於朝。以爲管軍千戶。而命下以十二月。階武略將軍。三年移衢州。四年。朝廷定功行賞。賜世襲制書。文綺三絹如之。三年靖海侯吳公出行邊。德被檄赴靖海侯於平陽。靖海侯察其可屬任。而平陽重鎭。外控島夷。命就鎭平陽。十年換武毅將軍。鎭平陽八年。年將六十。乞致其事。得請。則十四年春也。其冬。上以海內悉平定。而雲南獨外聲教。選將統諸衞軍合十萬致討。以德宿將。命與諸大將將兵偕行。

論曰。昔馬援去隗囂歸光武。輔成漢業。爲漢功臣。封新息侯。歸老私第。及光武命援將兵討交趾。援雖老

不敢辭。蓋忠藎之臣。心乎報國。身之不恤。義當然也。武將軍棄昏事明。委質聖朝。去就之間。動中機會。至於起自休致。出從征伐。聞命卽行。慷慨許國。其智識忠義。於援豈非異世而同符也哉。書之簡册。千載而下。想其風烈。孰不欽慕。援不得專美於前矣。

蕭壽傳

承信校尉蕭壽者。德安人也。字君美。年十六。喪其父。而克自奮發以樹其家。識者已知其不凡。年二十。陳友諒起荊湖。拔爲萬戶。友諒寇池州、太平。壽皆在行。日夜思自拔。歸附大明。不得間不克如志。居嘗鞅鞅。歲癸卯八月。今上親率諸將。與友諒戰彭蠡湖。戰鞋山。戰湖口。友諒中流矢死。壽同事者率還立友諒子理于武昌。壽乃乘間以所領舟師自歸上於禁江。賜以米十石。命隸鎭江奕。甲辰夏。始授總旗。從周指揮守嚴州。乙巳四月。僞吳張士誠軍軍大浪灘。其舟如織。壽乘快舸挺戈而前。衆皆披靡。大軍繼之。士誠軍大敗。追北二十里。有白金之賜。八月。士誠軍復犯烏石。從嚴元帥出擊敗之。獲戰艦一。僞萬戶一人。仍賞以白金。加織文。丙午八月。從曹國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十一月乘勝下杭州。吳元年正月。李公奏爲管百戶。二月命下。九月從永嘉侯朱公攻台州。先登。火其浮橋。獲馬二、戰艦二。賞白金如初。台州既下。分兵守黃巖水砦。十一月大軍南攻福建諸路。壽由海道領舟師夾攻。洪武元年春。福建諸路悉平。還次金華。四月海寇據昌國之蘭秀山搆亂。從都督林公擊定之。七月復從李公拔閩溪諸寨。二年正月進昭信校尉、統於徐指揮。從李公北征。則其年二月克惠州、錦州、大寧、全寧。遂度遼河。敗慶僧國王軍。進攻上都。

閩次通州。八月往援大同。敗孔興脫烈伯二國公軍。明年五月從擊興和、應昌、慶州、高州。分兵援虹螺山等屯堡。遂及大軍與蠻子太尉軍戰于駱駝山。而以七月還金華。四年二月世襲制下。賜文錦繒各六端。後二年之三月。由金華移平陽。十年四月換承信校尉。十四年冬與千戶馬俊出擊山寇。自平陽之林來浦、越龍潭、過泥奧。以破吳嵓砦。駐小龍銀屏砦。以扼萬松林。歷福寧之岑嶺吳村際頭。轉而涉瑞安之烏山萬丈林。會大軍以殄餘寇。凡破數十砦。斬首二百級。生得僞官士卒三十人。奏功賜楮幣。

史氏曰。人材之生。必於興運。匪獨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凡厥僚屬。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尙論其世。知有伊呂巽傅而已。其能因事見於方册者。幾何人哉。壽事明棄昏。執干戈。從征戰。驅馳四境之外。輔成一統之業。亦可謂能矣。而使之無稱。可乎。故其事、余喜爲之論次焉。

范幹小傳

柏軒先生。質行君子也。聞人之善。輒好語奬之。聞人之不善。輒法語繩之。先生曰。吾豈尙口哉。吾恐夫人不得爲善之利也而怠。故思所以激之。激之故奬以好語也。庶使人歆慕而勉焉耳。吾懼夫人狃於不善也而滋。故思所以匡之。匡之故繩以法語也。庶使人愧恥而戒焉耳。先生鄰里鄉黨之人。因先生之言。而恤其先人之遺孤而葬其孀族之無主後者有之。兄弟異爨而復同居者有之。屠沽而折節爲士者有之。而爲不義者。至戒人無以聞於先生。或過先生謝焉。或遇先生而面發赤焉。先生蓋有道者也。蓋王烈、郭泰之徒也。然余有感焉。世之爵祿得則富貴。失則貧賤。此其可歆慕也。豈直好語比乎。邦君大夫以勸夫

善者。而曾莫之勸也。世之刑罰輕則鞭笞。重則劓刖。此其可愧恥也。豈直法語比乎。邦君大夫以懲夫不善者。曾莫之懲也。法語不足以傷人之形軀。好語不足以濟人之匱乏。而其使人懲勸也。顧反捷於邦君大夫之所操者。此其故何耶。既而思之。豈毀譽之出乎公論。而予奪牽於私意歟。豈此之德孚於言。而彼之令未信於下歟。豈人可以理諭。而不可以利誘威怵歟。不然。大之不榮而榮其小。大之不愧而愧其小。人之情固然耶。使刑祿果不能勸懲也。則聖人何設焉。先生名幹、字景先。婺之金華人。文懿許公之高第弟子。自號柏軒。人因稱之曰柏軒先生云。

胡嘉祐傳

義士胡嘉祐。永康人。字九祚。永康在婺之東南。在處之西。去處之縉雲可三十里。元之季。處屬縣寇蜂起。元帥石抹宜孫雖剪之以兵。不能止也。於是縉雲翦溪之寇應氏杜氏。以乙未冬溢出永康境上。殺掠以逞。嘉祐蹙然曰。鄉鄰有急。可坐視之乎。走縣白令。願助官殄寇。令問安所得兵乎。對曰。募武健之士。又問安取錢乎。對曰。請輸家財。令曰善。即歸散家財。募武健之士得千餘人。而什伍之。大署其旗爲義兵。寇至輒迎擊。由是寇奪氣。遣其徒黨來降。嘉祐以爲此特詐降。以怠我師耳。益訓練其衆候伺。明年四月寇果復擣縣郭。焚廬舍。入據縣治。四出殺掠。郡將勒兵致討。嘉祐率衆助郡將。遂復縣治。郡將駐縣中。其帳下士間出暴橫。嘉祐乃排帳直入。問郡將曰。將軍之來。吾以爲欲爲民除殘也。豈意乃助寇殘民乎。郡將戟手罵曰。若眞愚人。我惟不忍民之殘於寇也。故勒兵而來除寇。何迺謂助寇殘民。嘉祐曰。即如是。兵士暴

橫何不禁。郡將遂拔帳前旗。予嘉祐曰。其樹之。吾兵士有敢擾吾民者。立斬旗下。嘉祐出旗。樹於鄉。宣言曰。將軍令。擾民者斬。此旗下。於是士卒不復出。縱出亦不敢暴橫。鄉井乃按堵。令計事廉訪司。廉使問令縣有可與共患難者乎。對曰有胡嘉祐。文學趙存誠者過。其邑子也。乃從旁言。小人習知之。此人以重義著聞。縣中嘗有人媚嫉之。而誣汚以大罪。賴無左驗得釋。及其人賊殺家奴誣人事舉抵罪。咸勸之曰。此報怨時也。輒謝曰。人以計傾我。我亦乘其阨而傾之。人固可鄙。而我獨非鄙人哉。終不報怨。凶年鄉人粉草根木實以爲食。誠諸子曰。人皆飢餓。我與若獨飽安乎。亟發廩賑之。其他存恤族姻鄉黨之孤者寡者疾病者。未易以一二數。此其重義。蓋天性然也。眞可與共患難者。廉使乃爲檄署曰義士胡某。使使即軍中授嘉祐。俾統諸義兵殄寇。且給以鎧甲之屬。嘉祐遂與方允中等。引兵去縣五里。而屯於鯉溪。或言此寇往來處。奈何屯此。嘉祐曰。是乃吾所以屯此也。吾非以我等之衆足以殄寇也。助官軍作聲勢。捍蔽鄉井耳。我等在此。則寇不敢越而深入。寇不敢越而深入。則自此以西。可保無他虞矣。奈何不屯此。時呂玄明壁方巖白守。亦致書嘉祐曰。君提孤軍當據衝。恐非萬全計。爲君計者。莫如去鯉溪。壁方巖而共守焉。乃可萬全也。嘉祐曰。吾將排難以保鄉邑。此吾衆之所以集也。若去難就易。此皆爲身謀。而不顧鄉里相扶持之義者也。我豈忍爲之。不往。而諸保受圍。輒分兵捄之。往往以寡勝衆。丁酉正月大破寇於武平於合德。二月又破之前倉。乘勝追北至黃碧。又明日寇乃盡銳從間道繞出方巖。呂玄明與戰巖下。其徒孫伯純戰死。嘉祐聞事急。以明日黎明。引兵往助玄明。遇賊於占田。遂大戰。而寇至者滋多。嘉祐顧謂方允

中等曰。衆寡不敵矣。洪祇取覆舟。惟力戰耳。自辰達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死於陳。嘉祐厲聲曰。終不令兩賢獨死義。且戰且罵。不旋踵死之。縣令野速達而聞之曰。嗟乎胡義士未嘗有斗祿寸組。一旦緩急。而能以私財私廩贍鄉兵。屢挫賊鋒。利安一邑。吾屬爲天子命吏。顧不知爲計。至其斃於鼠輩。又不能援之。吾屬不獨大愧於心。其負忠義士抑亦甚矣。爲之流涕。率諸義兵發喪而以禮祭之。

史氏曰。元制、復一縣者。賞官六品。不幸而死於難。則視其所當得官。超一等褒贈之。嘉祐於制得褒贈。郡爲上請。報未下。而天兵取婺城。褒贈竟不及矣。洪武己酉。詔修元史。嘉祐於法得立傳。其子以事在前代。無裨聖朝。既不敢以聞。而時人又無能以其事送史館。以故秉筆者亦莫得而登載焉。有如嘉祐之所樹立。豈以褒贈不褒贈立傳不立傳而加損哉。夫其以義自奮。志在爲國殄寇。以身徇之。且猶不恤。況家財乎。斯可謂大忠矣。苟無稱焉。則何以激勸哉。余過永康。父老爲余言。是以具著之。

金貞婦高傳

貞婦高名文奴。溫之瑞安人。年二十六。平陽金幼芳聘以爲婦。明年生子暉。暉生七月。而幼芳以病卒。金故平陽富家。盜起海上。其家交川濱海。焚掠蕩然無遺。繼以軍興。盡賣其田供給。幼芳卒。高出簪珥鬻之。始克舉。是時方左丞明善、周總督從道、日事兵爭。幼芳兄弟析居久矣。攜其妻孥東西走避之不暇。何暇扶持高母子。高甥甥襁負暉。竄匿山谷間。紡績以自給。艱苦之狀。人至不忍見。而高無毫髮怨懟意。或勸之曰。世有壯子。猶不足恃者。此三尺孤。又足恃乎。遭世多虞。饒於貲者。且不能全活。況一弱婦且貧乏乎

不及時擇所從。他日噬臍何及。高曰。我足一踐金氏門。知死金氏而已。餘尙復何慮乎。與其隳節幸生。孰若死飢死寒死兵也。其植志堅。不爲浮言所撼如此。暉七八歲。日夜策勵之以詩書。曰不學何以成人。不成人、有子與無子何以異。暉感母之言。亦知自策勵。底於成立。今年二十二歲矣。高今年四十有七。鄉人士無少長咸稱之曰貞婦云。

論曰。人皆謂貞婦儒家女。龍江書院山長高暘賓叔其父也。父講說經史。貞婦自幼居父旁聞之。故其見義明。其抗特操於艱苦之中、喪亂之際。固當於戲。審如是。則名爲儒者。當何如哉。然吾見緩急而奪志者亦多矣。若貞婦豈惟世之爲人妻者愧之。貞婦其可謂無愧於彝倫也已。

王銘傳

廣威將軍指揮王公名銘、字子敬。和州人。歲乙未。平章豫國俞公起兵於無爲之海子口。以應今上。公往從之。豫國公一見公。大奇之。留居帳下。夏六月從攻下采石磯。乘勝取太平。而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丙申三月豫國公與常忠武王合兵攻之。公以驍勇俾居奇兵之列。正兵方與之合。公率諸奇兵大譟擣之。其衆不能支。遂破其水寨。三月從攻陳也先營於殷巷。拔之。進克建康、鎭江。七月僞吳張士誠軍薄鎭江。擊走之。追奔至江陰石牌而還。八月從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軍合。乃還軍援大將軍徐公於牛塘。丁酉三月從攻下宜興。七月與僞吳軍大戰於太湖。流矢中左臂。引刀出鏃復戰。勇氣彌厲。豫國公勞之曰。力戰而創不恤。壯士壯士。李陵、賢將也。其麾下士裹創而戰固當。顧予何人。而得此於爾哉。

八月從攻朱州。判軍於石牌。戊戌四月復從豫國公擊通州。拔黃橋鵝項張榮等寨。有白金文綺之賜。遂從攻雙刀趙於池州之樅陽。冬十有二月從上親征婺州。庚子五月僞漢陳友諒軍入太平。犯龍灣。從豫國公迎擊敗之。逐北至采石。公獨馳入其陣。敵攢槊刺公傷頰。而公轉旋三周。殺傷過當。流血淋漓不顧也。賜文綺銀椀各一。上察公忠謹。辛丑六月拔於行伍。以備禁衞。佩刀劍侍左右。無寒暑朝夕。頃刻不離。八月從上取江州。癸卯八月僞漢軍犯南昌。上親督諸將往討之。公被堅執銳。屢從。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聯舟酣戰。湖水盡赤。友諒軍敗。退保鞋山。我舟蔽江面。扼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乏食。出禁江口求戰。又大敗之。友諒中矢死。兩戰。公賈勇爭先。功爲多。尋分遣諸裨將撫定荆湖。公往英山縣。諭沈頭陀等曰。爾主連城數十。方地萬里。精兵百萬。大艦數千。猶不能全而一旦送死禁江口。爾等保區區。尋丈之險。況能久生哉。今大兵四出。追討僞漢遺孽。爾不早歸順。尚安所逃死乎。弗聽。遂加兵。諸壁皆悉平。有功擢管軍百戶。甲辰三月從黑丁指揮往擊廬州。七月克之。八月往援安豐。乙巳五月從常忠武王攻下安陸、襄陽。九月還攻秦州。閏十月克之。丙午夏四月轉擊淮安。又下。其秋。上命諸將攻浙西。公從常忠武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敗北。直抵城下。公與有功。僞丞相張士信悉境內精兵來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忠武王簡伉健士。由大全港繞入東阡。復出敵背爲奇兵。以分其勢。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公在行挺戈先驅。盡晝夜之力。又敗其援兵。僞元帥徐義之衆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攻蘇州。大小之戰數十。丁未九月蘇州破。擒士誠。師還。而公以十月分兵守禦松江。洪武

元年春。被旨佐翁德指揮守禦太倉。二年二月制授昭信校尉。依舊管軍百戶。四月從翁指揮捕倭寇海上。遇於海門縣之上朴。及其未陣。麾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以獻。復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年七月泉州、漳州不靖。從平章慶公往撫之。悉定其地。四年二月都試百戶用鎗之精。無與公敵者。與百戶尤宣角。三合三勝。立除武略將軍太倉衞管軍副千戶。後二月召至闕下。超拜宣威將軍長淮衞指揮僉事。五年八月詔若曰。溫亦東南重鎮。苟非其人。豈堪付托。其以長淮衞指揮僉事王銘爲其衞僉事。公拜命。以九月莅溫。審利害。度先後。而施張弛舒慘之功。威行惠流。而遠近爲之易視。改聽常再奉旨。造海舟數十艘。心計指授。井井有條。吏無所售其奸。民用不擾。瑞安民周廣三等盜弃兵。三魁私鬻者衆至六百餘人。殺巡檢。公選士授以方略。盡獲而誅之。乃上奏曰。臣所領鎮岸大海。而控島夷。城池樓櫓。因陋就簡。非獨不足以壯國勢。卒有風潮之變。抑將何以禦之。勢須改爲。臣敢以聞。報下。以七年八月繕成。而陶甓甃之。延袤三千餘丈。高視舊益三之一。既崇飾雉堞。改作各門層樓。使宏敞鉅麗。與城相稱。又每若干步爲敵樓三間。環城之上。凡五十餘樓。以八年十月浚濠。自南門至東門。以丈計之。一千而贏。其深與廣。皆倍於初。又瓶二堰閘。曰南關。曰堰頭。爲蓄洩之限。以九年十月增築外垣。首起海神山。尾屬郭公山。爲丈二千有奇。其高與闕各十有二尺。由是海水縱暴。患不及城矣。換廣威將軍。錫以世襲制書。則十一年四月也。十四年冬十月括寇吳達三等搆亂。犯平陽、瑞安。公出兵捕之。比延安侯唐公統大軍至。則寇之就誅夷者十六七矣。延安侯五閱月而戢寧一方。奏凱還京。實公力之以焉。十六年春公得告。往和州改

葬先公先夫人且行郡之耆庶填道留行揚言曰吾士民賴公而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癃者得其休息奈何舍我去焉不得前公慰遣之則皆垂涕以別及公還自和州男女無老稚爭相遮迎咸欣欣然有喜色郡守長相顧曰吾屬爲天子牧民民視吾屬去來漠然不以爲意王指揮職乎軍者民其去也戚而於其來也喜乃爾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吾屬愧王指揮多矣

史氏曰凡人之才有所長者必有所短是以武能戡亂文能附衆一人之身兼茲二美謂之全才夫其生也豈偶然者求之往古一代曾不數人焉公生當興王之運方用武時從諸大將東征西討則奮其才略無戰不捷而功以建及天下大定蒙被寵眷臨制方面則興廢舉墜推恩布惠而民以懷況謙恭而不伐敬愼而無愆於戲若王公豈非才全而德鉅者哉論次於篇一以見公之賢非流輩之所可及一以見聖朝將帥得人之盛度越前代云

謝成傳

千戶謝成字德用濠之定遠人歲甲午萬戶陶洪材其爲人以備前驅六月與俱取泗州盱眙縣十一月破雲山砦歲乙未正月遂從故御史大夫衞國鄧公拔和州署百戶六月渡江克采石進克太平八月從克溧水溧陽十一月還守太平署千戶歲丙申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集舟師屯采石衞國公與常忠武王合兵擣敗之成獲其戰艦二三月從拔陳也先營於般港獲卒三人乘勝克建康獲卒七人因留守禦六月復從衞國公取廣德歲丁酉二月克長興六月僞吳張士誠遣兵入寇從陶萬戶出城東門奮擊

走之。獲卒二人。七月攻下徽州。以功遷萬戶。十一月苗軍楊完者、盛兵薄城。擇勇敢士往嘗之。咸推成。成率數百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踩躪。大軍繼進。遂覆其師。楊完者僅以身遁。論功成最。受上賞。歲戊戌二月從攻於潛、昌化。獲卒七人。三月進攻嚴州。拔之。後一月張士誠兵圍嚴州。率所部出擊。追北二十里。獲卒五人。遂還守徽州。歲辛丑八月復從衞國公攻下樂平。馳克饒州。獲名馬一。移兵指撫州。獲其迎敵將一人。卒十五人。遂得撫州。歲壬寅正月從守南昌。僞漢陳友諒發精兵襲南昌。成分地守寺步門。寇犯寺步門。成先冒矢石與戰。獲其驍將三人。寺步門既捷。寇兵奪氣遂潰。衞國公言於皇姪大都督曰。今日之戰。氣吞敵者。惟謝成爲然。賜銀椀二。加文錦一。歲甲辰四月從攻下吉安及太和州。十一月從圍贛州。乙巳正月克之。五月前克安福州。還守南昌。官制行。實授百戶。會忠武王克襄陽。上命衞國公鎭襄陽。以成從。洪武九年別從指揮王誠下南陽。進攻唐州。又下。遂以其兵攻泉白光石腦等砦。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黃口之地。均州、房州望風皆下。二年制授昭信校尉襄陽衞管軍百戶。三年三月從王指揮戍金州。九月回守襄陽。十一月復從王指揮戍嵩縣。四年閏三月仍回守襄陽。四月召爲虎賁衞百戶。佩劍扈從。八月以元從功多。超授處州守禦副千戶。階武略將軍。處大郡也。壤多巖險。其民稍缺望。輒負固跳梁。成至無復竊發者。守處之五年。青田之沐溪民周大豹私鬻鹽。衆四百餘人。溢出平陽。殺三魁。巡檢都衞。檄處州平陽守將會捕。檄至之日。成投衣而作曰。此行非我不可也。卽日領兵向沐溪。令嚴所過無所犯。師次沐溪。一卒入民家。攘其薦一。成立執而刖之。衆愈益懾服。時八九月。豆芋盈野。無敢

私取者。駐師之所。有大塘。魚充牣其中。主家私自意漁且竭矣。比師還視之。則魚固在。其行軍以律如此。周大豹等悉名得矣。而平陽守將利剽掠。使卒持文書來捕餘黨五十家。成擲其文移於地曰。藉令果其黨與。猶當體朝廷寬大之意勸之。況非其黨與。可輒捕之乎。語卒曰而歸白而帥。羅織平民有常律。無自速辜也。如不用吾言。我當具奏。彼乃不敢逞。當是時。徵成五十家無燋類矣。沐溪民以爲感。相率祠之。又二年錫以世襲。制書換武毅將軍。又三年以府軍後衞後所千戶。召至京師。明年上遣千百夫長凡二十四人。督造海舟浙江。成在遣中。常嚴之分水。諸見遣者。率縱私人。淩辱縣官。榜擊役戶。豪橫過取。無如之何。而成獨不然。又從而爲區畫焉。執事者樂致其力。未半載而舟首完。其歸報也。父老持羊酒追送浙江。成堅謝不受。後諸見遣者。以虐民後期。例黜就卒伍。謫戍雲南。獨成以稱旨還舊職。其從都督孫恪備倭寇海上。則十七年夏也。秋七月有旨守禦平陽。先是守平陽者。以其地岸大海。過於關防。民舉足輒獲戾。成至。一切除去。遠近安之。不減處州矣。成平生不事詩書。而篤於孝友。以禮法檢身。始從軍。上有老母。下有稚弟。軍行常擔以從。自微時與弟友才、貴睦同居共食。雖富貴不變。而二弟事之如事父。不命坐不坐。所至。門無請謁。雖吏士候於大門外。非公事不得輒入。而待揩紳先生。恂恂卑讓。惟恐失一士。間輒致三老。問民所疾苦。懇懇白之守長。雨暘或愆。時輒憂形於色。自奉養約甚。無寒暑。衣大布之衣。家人進錦衣迄不衣。狗馬聲色。澹然無所好。蓋其天性然也。

史氏曰。謝將軍當削平僭亂之日。身列行伍之間。轉戰吳越荆楚之域。所至輒與有功。非勇且智。烏乎能

之其爲衞國公之所屬任也宜矣尙論皇朝大將有古賢將之風未有盛於衞國公者也而謝將軍在衞國公麾下踰一紀則其孝友恭儉下士愛民異乎彼之長千夫者固自有所漸被哉聖天子興王之際將無小大無不得其人予於衞國公謝將軍徵之於戲豈所謂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者乎